

宋初內臣名將秦翰事蹟考

何冠環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

導言

過去研究宋代內臣的學者，最感興趣的課題之一，為宋代內臣參預軍事的角色，以及宋室君臣在任用內臣主兵之餘，如何防範唐代宦禍的重演。大概因宋代內臣史料不足，相關的研究以綜論式或宏觀式的居多，具代表性的宋代內臣個案研究則絕無僅有。¹筆者最近幾年開始從內臣個案研究的方向，重新檢視宋代內臣的問題。²本篇即循此方向，繼續探究北宋前期內臣參預軍事的種種問題。

北宋前期高級內臣中，論軍功卓著，人品高尚，首推真宗(997–1022在位)朝高級內臣昭宣使、入內侍省都都知秦翰(952–1015)。比他稍晚的僧文瑩(?–1060後)便評說：「若太尉秦翰者，左璫之名將，累立戰功。」³值得注意的是，當代研究北宋內臣參預軍事的幾位學者，均重視秦翰的作用和地位。如柴德賡的開創之作〈宋宦官參預軍事考〉，在綜述北宋各朝的領兵大璫事蹟時，便特別稱許秦翰為內臣中「一代之冠冕」；⁴而柳立言也稱秦翰為「一代闖將」，並引述真宗與王旦(957–1017)的對

¹ 對宋代內臣作宏觀綜論式的研究，近年最值得參考的是張邦煒《宋代政治文化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書中的兩篇論文：〈北宋宦官問題辨析〉，頁47–77；〈南宋宦官權勢的削弱〉，頁78–97。

² 筆者過去幾年發表了三篇相關的著作：〈北宋內臣藍元振事蹟考〉，載張希清(主編)：《鄧廣銘教授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502–12；〈北宋內臣藍繼宗事蹟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0期(2010年1月)，頁1–40；〈現存的三篇宋代內臣墓誌銘〉，《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2期(2011年1月)，頁33–63。

³ 文瑩(撰)、鄭世剛、楊立揚(點校)：《湘山野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與《續湘山野錄》、《玉壺清話》合本)，卷下，頁57。

⁴ 柴德賡認為：「宋代宦官領兵，最收成效者，當推真宗之世，如張崇貴、閻承翰、秦翰之流，皆立邊功。翰尤倜儻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史稱其前後戰鬥，身被四十九創，此則一代之冠冕，然如翰者亦已鮮矣。」參見柴德賡：〈宋宦官參預軍事考〉，原刊《輔仁學志》第十卷第一、二合期(1941年12月)，收入柴德賡：《史學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50–93(評述秦翰功業的部份見頁54–55)。

話，以及名臣楊億(974–1020)為他撰寫追贈節度使的碑文一事，肯定秦翰的地位。⁵另羅煜以秦翰的事蹟為例證，闡述北宋內臣在宋夏關係擔當的重要角色。他同樣稱許「參與宋夏關係之宦官，有如魚龍，如寶神寶、秦翰輩建功立業者有之」。⁶當然，考諸史實，秦翰的軍旅生涯，還包括他參預多場宋遼浴血大戰及平定內部叛亂的戰鬥。從他不尋常的軍旅生涯，我們可以看到，在北宋前期，宋室君臣授予內臣的各種軍事權力與任務，包括對外征戍、對內平叛等軍事行動的指揮與監控，以及他們對地方駐軍的掌管與監察，包括內外軍事情報的刺探。

筆者〈北宋內臣藍繼宗事蹟考〉一文嘗指出，藍繼宗(960–1036)屬於宋初高級內臣中具有多種治事能力，長期在宮廷辦事的「文宦」。至於與藍繼宗同時、本文的論述對象秦翰，則是典型能征慣戰、一生戎馬沙場的「武宦」。筆者相信透過秦翰這類「武宦」的個案研究，可以更進一步認識宋代內臣參預軍事的角色，和宋室君臣委用他們同時所施行的種種制約手段，以及其成效。⁷

⁵ 參見柳立言：〈以閹為將：宋初君主與士大夫對宦官角色的認定〉，原刊《大陸雜誌》第91卷第3期(1995年9月)，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26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97年2月)，頁281–84。

⁶ 羅煜認為秦翰在出使西夏，擔任伐夏軍事任務，以及巡察宋夏邊事三方面均有相當貢獻。參見羅煜：〈北宋與西夏關係史中的宦官群體淺析〉，《湖南第一師範學報》2007年第3期，頁98–101、154。

⁷ 柳立言在前引文的結論，指出宋室君臣在使用宦官參軍時，一直貫徹「利用」、「控制」和「防範」三種手段，以免重蹈唐代宦官的覆轍。柳氏認為「太祖留給後人的，是一批能征慣戰的宦官，他開啟了『利用』的大門和方向，但沒有在『控制』和『防範』兩方面有較多的答案」。柳氏又進一步論說太宗因對遼夏戰爭的逆轉，被迫在西北兩邊長期駐兵，而需要「利用宦官來掌控各種軍事狀況，使他們臨時性的調遣變成了長久性的常規工作。為方便和劃一管理，乃逐步調任正式的軍職，由業餘變為正規的軍人，也成為樞密院的從屬，即由閹官系統的武人變成了將官系統下的閹人」。柳氏所論的宋廷使用內臣三大手段大體無誤，也正確地指出從太宗開始，即以行動和言語表示，閹將只能治兵，不能治民(筆者按：內臣也有治民出任知州軍的例子，好像太宗朝的內臣張崇貴便曾與石霸同守綏州，張繼能也與西京作坊副使張延州同知清遠軍事)，更不能插手廟堂之政。而到真宗，「加強了樞密院對宦官的整體管理，嚴守內職和外職之分野，而在軍事系統中，也以小其名而重其權和少其兵而久其任的方法裁抑閹將。結果，當代的閹將在西北二邊屢立戰功，既保衛了家園，也贏得士大夫的好評」。值得注意的是，柳氏在該文曾多處引用秦翰的事例，來論證他以上的看法。筆者大致同意柳氏的看法，但他似乎對宋代宦官制度認識不足，不知道宋代宦官的兩省(內侍省和入內內侍省)獨立於樞密院之外，許多帶武階官或武選官而沒授「兵職」的內臣，本職是兩省官，從小黃門、高品至押班、都知。他們遙領的武階官只是加官，不少人一輩子極少參預軍事，好像藍繼宗一樣，其實屬於文宦，完全談不上是「閹將」。另外，柳氏似亦未認識到宋代武臣所授的官職，有「軍職」與「兵職」之別。整個宋代，內臣擔任鈐轄、都監、監押、巡檢到走馬承受一類的兵職頗為普遍，卻從沒擔任執掌禁軍的任何「軍職」，從最高級的三衙管軍(按：宋人所謂「將」，嚴格的定義是僅指三衙管軍，其他

〔下轉頁25〕

戎馬西北：秦翰在太宗朝的軍旅生涯

秦翰字仲文，真定獲鹿（今河北石家莊市鹿泉市）人，《東都事略》及《宋史》均有傳。他卒於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閏六月，得年六十四，上推其生年，當生於後周太祖廣順二年（952）。史稱秦翰十三歲（即太祖乾德二年，964）成為內臣最低一階的黃門。⁸他究竟是自小育於宮中，成為內臣的養子；還是要在十三歲那年才入宮成為黃門？他的親生父母及養父是甚麼人？因楊億為他所撰的贈官碑文不傳，而迄今也沒有發現他的墓誌銘一類的史料，其身世就暫不可考。⁹

秦翰在太祖（960–976在位）一朝的事蹟史籍所記很少，只知他在開寶中遷高品。¹⁰按「開寶中」當指太祖開寶四年（971）至開寶六年（973）這三年，太祖於開寶四年十二

〔上接頁24〕

的武階官不能稱為「將」到各軍的都指揮使到都虞候。這與唐代內臣執掌神策軍中尉有本質上的不同。可見柳氏的「以闔為將」說頗有值得商榷之處。參見柳立言：〈以闔為將〉，頁267–68、276–81、283–85、287–89。

⁸ 秦翰初入仕的內臣職位，應該是「小黃門」。據龔延明引用《宋會要》的研究，宋代「凡內侍初補曰小黃門」。「隸入內省者，稱入內內侍省小黃門。遇郊祀大赦或節慶，登位恩賜，可遷補為內侍黃門。屬等外無品宦官」。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入內內侍省小黃門」條，頁52；另見徐松（1781–1848）：《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國立北平圖書館1936年本，1957年），〈職官三十六之一、五〉。宋初幾個與秦翰同時的內臣如竇神寶、張繼能（957–1021）、鄧守恩（974–1021）（鄧以十歲之沖齡以黃門事太宗）在太祖朝初入仕都任「黃門」，相信和秦翰一樣，其實都是「小黃門」。參見脫脫（1314–1355）：《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竇神寶、張繼能、鄧守恩〉，頁13600、13620、13627；王稱（？–1200後）：《東都事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一百二十〈宦者傳一百三·秦翰〉，頁二上至二下（總頁1851–52）。順帶一談，僧文瑩對於秦翰的出身，有一則目前尚無法驗證的說法。他說在真宗大中祥符之前，中貴人盡都帶「將仕郎」階，好像秦翰也是如此，開始時也以將仕郎內侍省內府承局出身。筆者遍閱有關宋代內臣制度的書刊資料，也查考不出文瑩說法的根據。《宋代官制辭典》也沒有收「內侍省內府承局」條，而「將仕郎」是文階官最低一階，不可想像內臣會帶此階。參見文瑩：《湘山野錄》，卷下，頁57–58。

⁹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4。

¹⁰ 秦翰在開寶中所遷授的「高品」，應該即是「入內高品」、「內班高品」或「內中高品」。和他同時的竇神寶便是由黃門遷入內高品；張繼能由黃門先遷內品，再遷高品；衛紹欽則由中黃門遷入內高品。王繼恩（？–999）在後周顯德中所任的「內班高品」，李神福在太宗初年所遷授的「入內高品」，張崇貴在太祖時所任的「內中高品」，以及石知顥在建隆中所授的「內中高品」，都是和秦翰所授的「高品」同樣官職。高品位次於入內內侍殿頭，高於入內內侍高班，官正九品。參見《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竇神寶、王繼恩、李神福、秦翰、張崇貴、張繼能、衛紹欽〉，頁13600、13602、13605、13612、13617、13620、13624–25；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條，頁51。

月初七舉行南郊大典，內外文武官都得以遞進官爵。¹¹相信秦翰正在這時遷官為高品，他要七年才遷官一級，這年他二十歲。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秦翰外，宋初幾員頗有軍功的內臣，包括閻承翰(947–1014)、張崇貴(955–1011)和石知顥(951–1019)，都原籍真定。除了閻承翰「雖無武勇，然蒞事勤恪」外，秦翰「倜儻有武力」，「以善戰聞」；張崇貴「以善射選為御帶」，石知顥也「形貌甚偉」。似乎秦翰的武勇，與真定的民風頗有關係。¹²值得注意的是他後來的軍旅伙伴名將曹瑋(973–1030)，也是他的真定同鄉。

然而秦翰雖有武力，卻要到太宗繼位後才有用武之地。太平興國四年(979)，宋遼兩國大動干戈，先後在石嶺關之戰(三月)、高粱河之戰(六月至七月)及滿城之戰(九月至十月)三度交鋒，宋軍兩勝一負。加上宋軍在是年四月至五月平北漢的太原之戰，宋軍一年合共大戰四場。其中太宗御駕親征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和幽州(今北京市)，而石嶺關之戰則是由郭進(?–979)指揮擊退準備援救太原的遼軍。滿城之戰則是高粱河之戰後，由宋將劉延翰(923–992)、崔彥進(922–988)等指揮，抵禦來犯的遼軍。在這四場戰役中，太宗大量任用內臣擔任各種軍務，從傳遞軍情到參預戰鬥。秦翰就是其中被委用的內臣之一。

《宋史·秦翰傳》云：「太平興國四年，崔彥進領眾數萬擊契丹，翰為都監，以善戰聞。太宗因加賞異，謂可屬任。」¹³從上文的記載，參照《宋史》及《續資治通鑑長編》等書的相關記載，這裏所說崔彥進率軍數萬擊遼，而秦翰任其都監，當是指滿城之戰。崔彥進先率部參預攻太原，北漢平定後，移師攻幽州。高粱河戰敗後，奉命率本部屯關南(太平興國七年二月改高陽關，治所瀛州，今河北河間市)，最後協同劉延翰軍，在長城口夾擊遼軍。¹⁴

崔彥進的部隊在太平興國四年三度出師，而在滿城之戰擔任崔部都監的秦翰，是否也在前兩次戰鬥中擔任都監之職？因沒有其他史料佐證，筆者以常識判斷，秦翰應該在崔彥進部奉命進攻太原時已獲太宗任為崔部都監，而參預是年平太原、征幽州、戰滿城三場大戰。

秦翰在太平興國四年己年二十八，擔任宿將河陽三城節度使崔彥進麾下的兵馬都監，官仍為高品。是年正月，太宗不理遼國的反對，決意親征北漢。同月初十，崔彥進被委擔任主攻北漢都城太原城東面。¹⁵崔的副將是郢州防禦使尹勳(?–979

¹¹ 《宋史》，卷二〈太祖紀二〉，頁34。

¹² 同上注，卷四六六〈宦者傳一·閻承翰、秦翰、張崇貴、石知顥〉，頁13610–14、13617、13625。

¹³ 同上注，〈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2。

¹⁴ 同上注，卷二五九〈崔彥進傳〉，頁9006–7。

¹⁵ 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以下簡稱《長編》)，卷二十，太平興國四年正月丁亥至庚寅條，頁442–43。

後)，部將除秦翰外，還有尹勳的兒子、後來在端拱二年(989)七月徐河(即徐水，今稱漕河，在河北省。源出河北保定市易縣五迴嶺，東南流，經河北保定市安新縣注入河北白洋淀)之役擊敗遼國百勝將軍耶律休哥(938?-998)的一代名將、有「黑面大王」之稱的尹繼倫(947-996)，以及在端拱元年(988)十一月唐河(亦名澆河，源出今河北保定市唐縣北，南流經唐縣城東，至今河北保定市定州市北)之役立下奇功的名將袁繼忠(938-992)，¹⁶可說猛將如雲。太宗在四月廿二日抵太原，翌日抵城下，廿四日晚上開始攻城，到五月初六，北漢主劉繼元(?-991)以外援斷絕，力不能支而投降。史稱崔彥進在城東督戰甚急，得到太宗的嘉獎。¹⁷從征北漢的內臣而事蹟可考的計有竇神寶(949-1019)、李神福(947-1010)、李神祐(?-1016)、周紹忠、張崇貴、衛紹欽(?-1011後)、韓守英(?-1033)、藍繼宗及蔡守恩(?-979後)。秦翰在這次攻北漢之役的戰功不載。¹⁸

太宗平北漢後，隨即進軍幽州。是年六月廿五日，部署攻城，崔彥進一軍負責攻幽州城北。崔軍麾下的內臣，除了秦翰外，還有內供奉官江守鈞(?-982後)。翌日，太宗到城北，親督崔彥進麾下諸將攻城。相信太宗親眼看到秦翰的勇略。¹⁹因為太宗輕敵，用兵無方，宋軍在七月初六被遼將耶律休哥等擊敗於高粱河(源於今北京城西直門外紫竹院公園，東流至今德勝門外，折東南流斜穿今北京內外城，至今十里河村東南注入古灤水〔今永定河前身〕)。²⁰崔彥進一軍在高粱河之役戰績如何，沒有詳細的記載，似乎損失不是太嚴重。從征幽州的內臣而事蹟可考的，有閻承翰、李

¹⁶ 《宋史》，卷四〈太宗紀一〉，頁61-62；卷二五九〈袁繼忠傳〉、〈崔彥進傳〉，頁9004、9006；卷二七五〈尹繼倫傳〉，頁9375-76；《長編》，卷二十，太平興國四年三月庚辰條，頁446。關於尹繼倫及袁繼忠在唐河、徐河兩役的戰功及表現，可參閱何冠環：〈宋遼唐河、徐河之戰新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3期(2003年)，頁109-16。

¹⁷ 《宋史》，卷四〈太宗紀一〉，頁61-62；《長編》，卷二十，太平興國四年四月甲子條，頁448-49。尹勳在是年三月初一以郢州刺史奉命進攻北漢依險築城的隆州(今山西晉中市祁縣)。四月十六日袁繼忠等先登破隆州。大概尹勳以功晉郢州防禦使。關於太宗平北漢的始末，可參閱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69-97。

¹⁸ 參見何冠環：〈北宋內臣藍繼宗事蹟考〉，頁5，注16；《宋史》，卷二七五〈孔守正傳〉，頁9370。內侍蔡守恩與日騎東西班牙指揮使孔守正(939-1004)負責攻太原城西。孔守正領步兵大呼先登，而蔡守恩等率騎兵力戰，北漢守軍於是兵潰。

¹⁹ 《長編》，卷二十，太平興國四年五月丁未至六月癸酉條，頁453-56；卷二一，太平興國五年十月甲午條，頁480；《宋史》，卷二五九〈崔彥進傳〉，頁9006-7；卷四六六〈宦官傳一·秦翰〉，頁13612；《宋會要輯稿》，〈蕃夷一之五〉。江守鈞在太平興國五年十月已遷為儀鸞副使。

²⁰ 《宋史》，卷四〈太宗紀一〉，頁62-63；《長編》，卷二十，太平興國四年七月庚辰至丙辰條，頁456-57。關於宋遼高粱河之役宋軍慘敗的原因，近期最有深度的研究厥為曾瑞龍的《經略幽燕》，參閱該書頁141-64。

神祐、劉承珪（即劉承規，950–1013）。²¹至於秦翰在這一役的表現，也是史所不載。

七月十三日，太宗在離開定州（今河北保定市定州市）返回開封前，委派諸將率兵屯守各要塞，崔彥進一軍奉命屯關南，許便以行事。²²九月三十日，宋軍在滿城（今河北保定市滿城縣）打了場漂亮的勝仗，重挫遼軍。崔彥進一軍數萬人，與在滿城跟遼軍正面交鋒的宋軍主力協同作戰，崔的大軍從關南潛出黑盧隄北，沿著長城口，銜枚疾走，切入遼軍側後。當遼軍在滿城敗績，給宋軍追擊於遂城（今河北保定市徐水縣遂城鎮），崔軍即與劉延翰、崔翰（930–992）各軍夾擊，斬首一萬三百級，俘虜數萬人。²³這次從征的還有內臣張繼能，他以高品任高陽關、鎮、定路先鋒都監，從崔彥進戰於長城口，多所俘獲。²⁴

太宗在翌年（太平興國五年，980）十一月十日下詔巡邊。十四日，關南上奏稱破契丹萬餘眾，斬首三千餘級。太宗即以崔彥進為關南兵馬都部署。滿城之戰後，秦翰行蹤不載，筆者認為他應該仍留在崔彥進關南大軍中。用人之際，崔彥進當不會讓善戰的秦翰離開。²⁵太平興國六年（981）十月二十日，太宗再任崔彥進為關南都部署，其時秦翰多半仍在他麾下。²⁶翌年（982）五月十日，遼軍三路入寇，進攻高陽關的遼軍，給崔彥進軍敗於唐興口，²⁷宋軍斬首二千級，獲兵器羊馬數萬。立功的內

²¹ 閻承翰在是年七月太宗敗還時，向在金臺驛的太宗急奏宋大軍隊伍不整、南向而潰的情況。至於李神祐在幽州之役，太宗命他與劉延翰統領精騎為大陣之援。太宗敗還，同年九月，又令他以南作坊副使與另外一員內臣北作坊副使劉承珪率兵屯定州以備遼軍。參見《宋史》，卷二百八十〈錢守俊傳〉，頁9503；卷四六六〈宦者傳一·李神祐、劉承規〉，頁13607；《長編》，卷二十，太平興國四年七月丙戌條，頁457；九月乙酉條，頁461；《宋會要輯稿》，〈蕃夷一之六〉。

²² 《長編》，卷二十，太平興國四年七月庚寅條，頁458；《宋史》，卷四〈太宗紀一〉，頁63、67；卷二五九〈崔彥進傳〉，頁9007。太宗又命西上閤門副使薛繼興、閤門祇候李守斌率部佐崔彥進守關南。

²³ 《宋史》，卷四〈太宗紀一〉，頁63；卷四六六〈宦官傳一·張繼能〉，頁13620；《長編》，卷二十，太平興國四年九月丙午至十月庚午條，頁462–63。《宋史·太宗紀一》記太平興國四年十一月辛卯，「關南言破契丹，斬首萬餘級」，應是指崔彥進關南部所奏在滿城之戰的戰果，而不是另一場勝仗。關於滿城之戰的過程，以及宋軍戰勝遼軍的分析，可參閱曾瑞龍：《經略幽燕》，頁165–97。

²⁴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張繼能〉，頁13620。

²⁵ 《長編》，卷二一，太平興國五年十月戊寅條，頁479；十一月己酉至癸丑條，頁481；《宋史》，卷四〈太宗紀一〉，頁65；卷二五九〈崔彥進傳〉，頁9007。是年十月初八，太宗為增強關南的兵力，特命萊州刺史楊重進、沂州刺史毛繼美率部屯關南。

²⁶ 《長編》，卷二二，太平興國六年十月甲申條，頁503；《宋史》，卷四〈太宗紀一〉，頁66–67。

²⁷ 唐興口在定州與高陽關之間，即今河北保定市安新縣城北14.8公里的趙北口鎮，北鄰雄縣，南界任丘市。唐及五代為唐興縣所轄，稱唐興口。宋代築堡屯戍於此，稱趙堡口，後稱趙北口。

臣，清楚記載於史籍的，是同樣能征善戰的張繼能，他後來以功自高品遷殿頭高品。秦翰這次有否參戰，暫不可考。²⁸這場戰役發生時，宋廷發生巨變：在太宗及復相的趙普(922-992)主導下，秦王廷美(947-984)及宰相盧多遜(935-986)被指控謀反。獄成，二人遭重譴。太宗除去威脅其傳子意圖的親弟秦王廷美，趙普也排除了他多年的政敵盧多遜，廷美及盧多遜的親信及被牽連的文武臣僚多人均受到貶黜。²⁹當然，秦翰在朝與否，因地位卑微，也就沒有甚麼影響了。

從太平興國七年到雍熙初年(984-985)，秦翰的事蹟均不見載。筆者認為他在太平興國七年以後，多半已奉召回朝。按地位比他高的內臣南作坊副李神祐在太平興國七年遼軍入寇時，奉命領兵戍守瀛州，很有可能李代替秦的職務。另值得一提的是，同在崔彥進麾下的內臣儀鸞副使江守鈞，在太平興國七年八月被人告發擅自向崔彥進及威塞節度使曹翰(924-992)索借金銀。宋廷審查得實，將江決杖並貶降為高品。他與秦翰同為崔麾下的內臣，賢與不肖具見。³⁰大概秦翰在宮中地位低微，行事又謹慎，宋廷內部的人事變故，包括太平興國八年(983)正月樞密使曹彬(931-999)被誣罷職，以及雍熙二年(985)九月太宗長子楚王元佐(966-1027)縱火焚宮，導致太宗把他廢為庶人的大事，對秦翰都沒有甚麼影響。³¹《宋史》本傳記他在「雍熙中出為瀛州駐泊，仍管先鋒事」。這裏稱他「出」為瀛州駐泊(都監)，當是指他由京師差派出守瀛州。同書同卷〈王繼恩傳〉記地位比秦翰高很多的內臣宮苑使、河州刺史王繼恩，也是「雍熙中，王師克雲、朔，命繼恩率師屯易州，又為天雄軍駐泊都監。自岐溝關、君子館敗績之後，河朔諸路為契丹所擾，城壘多圯。四年，詔繼恩與翟守素、田仁朗〔930-989〕、郭延濟分路按行增築之」。³²結合兩段文字，秦翰和王繼恩所謂「雍熙中」，應該都是指在雍熙三年分別被任為瀛州及天雄軍(即大名府，今河北邯鄲市大名縣)駐泊都監。關於二人何時被委為駐泊都監，將在下文考述。

雍熙三年(986)初，太宗已計劃再度攻遼，收復幽燕。正月廿一，太宗點將，委任天平軍節度使曹彬、馬軍都指揮使米信(928-994)、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929-997)分別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幽州西北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和定州路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二月十三，再命忠武軍節度使潘美(925-991)為雲、應、朔州行營都部署。秦翰以前的主帥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則擔任曹彬一路的副帥。至於獲委任為州級駐泊都監的，除了前述的王繼恩和秦翰外，還有太宗的寵臣西上閣門使

²⁸ 《宋史》，卷四〈太宗紀一〉，頁68；卷二五九〈崔彥進傳〉，頁9007；卷四五六〈宦者傳一·張繼能〉，頁13620；《長編》，卷二三，太平興國七年五月庚申條，頁521。

²⁹ 《長編》，卷二三，太平興國七年三月癸巳至五月癸丑條，頁514-20。

³⁰ 同上注，八月癸亥條，頁525；《宋史》，卷四五六〈宦者傳一·李神祐〉，頁13607。

³¹ 《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正月戊辰至己亥條，頁537-38；卷二六，雍熙二年九月庚戌條，頁597-99。

³²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王繼恩、秦翰〉，頁13602、13612。

王侁(?-994)和右監門衛將軍侯莫陳利用(?-988)，二人俱獲任為并州駐泊都監。王繼恩在是年五月，當曹彬軍潰於歧溝關(今河北保定市涿州市西南)後，「自易州馳騎至」，向太宗稟告兵敗之事。王繼恩本傳記他「率師屯易州，又為天雄軍駐泊」，顯然他任天雄軍駐泊是在是年五月後。不過，他在易州(今河北保定市易縣)的職位，其實也當是駐泊都監，只是《宋史》的編者沒有清楚寫出來而已。因此筆者認為秦翰出為瀛州駐泊都監，相信是在這年的正月至二月間，太宗決定出師攻遼的前後，而和王繼恩出駐易州，王侁及侯莫陳利用任并州同時。所謂「仍管先鋒事」，當是指秦翰擔任等同曹彬麾下的文思使薛繼昭(?-987後)所任的「前軍先鋒都監」一職。³³

瀛州在歧溝關之戰並非主戰場，是故秦翰的戰績不顯。瀛州為高陽關路的治所，秦翰在雍熙三年初的上司是誰不詳。在是年底，太宗將原知雄州(今河北保定市雄縣)的宿將劉廷讓(929-987)調為瀛州都部署。十二月，遼軍數萬人在耶律休哥率領下大舉入寇瀛州。宋軍守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遼軍大戰於君子館(今河北滄州市河間市北君子館)，不幸天大寒，宋軍不能架弓弩防禦，滄州都部署李繼隆(950-1005)所率精兵也失約不來救援，宋軍慘敗，劉廷讓僅以身免。劉的部將桑贊(?-1006)力戰而遁，賀令圖(948-986)及楊重進(922-986)則陷沒。³⁴時任瀛州駐泊都監的秦翰在這場大戰中擔任甚麼角色？教人不解的是，他的本傳一字不提。一個可能是，早在大戰爆發前，他已調離瀛州。另一個可能是他留守瀛州，沒有參加這場戰鬥。文獻無徵，難以確定。

從雍熙三年到淳化四年前，《宋史》秦翰本傳只簡略記載他「遷入內殿頭高品、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監」。與秦翰地位相當的竇神寶也同在「雍熙中」之後，同樣由入內高品，在「淳化中」之前「俄轉殿頭高品」。另一內臣張繼能則在「端拱初，遷入內殿頭」。³⁵綜合以上三條資料，很有可能，秦翰、竇神寶和張繼能一樣，因端拱元年正月以南郊兼改元的恩典，文武官員在二月二十均獲得晉陞，而從入內高品遷一級為入內殿頭高品。³⁶這裏附帶一提，宋宮中內臣地位最高、秦翰等人的主管入

³³ 錢若水(撰)、燕永成(點校)：《宋太宗實錄》(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5年)，卷三五，頁96-99；卷四一，頁105；《長編》，卷二七，雍熙三年五月丙子條，頁614。雍熙四年六月初七，太宗以駙馬王承衍(947-998)充貝、冀州兵馬都部署，宣徽北院使郭守文(935-989)及郢州團練使田欽祚(?-986)為北面排陣使，王繼恩為北面排陣都監。王繼恩擔任天雄軍駐泊都監應在此任命之前。

³⁴ 《長編》，卷二七，雍熙二年六月戊戌條，頁618-19；雍熙三年十二月乙未條，頁625-26；《宋太宗實錄》，卷四二，頁116。關於君子館之戰，曾瑞龍《經略幽燕》(頁254-82)有很精闢的論述。

³⁵ 《宋史》，卷四五六〈宦者傳一·竇神寶、秦翰、張繼能〉，頁13600、13612、13620。

³⁶ 《長編》，卷二九，端拱元年正月乙亥至丙子條，頁646；《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81-82；《宋太宗實錄》，卷四三，頁122-28。入內殿頭高品，簡稱入內殿頭，是太平興國

[下轉頁31]

內都知、洛苑副使王仁睿(?-987)在雍熙四年六月廿六卒，太宗特贈他內侍省內常侍。³⁷王死後，宋宮地位最高的是太宗極寵信的皇城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他在端拱初年，擔任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鈐轄。³⁸秦翰在端拱初年擔任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監，相信就是充當王繼恩的副手。

宋軍在端拱元年十一月及二年七月在唐河及徐河兩番擊敗遼師後，北疆的形勢穩定下來。³⁹不過，在西疆的党項李繼捧(962-1004)及其弟李繼遷(963-1004)卻叛服不常。淳化二年(991)七月，李繼遷聞知太宗命翟守素(922-992)率軍來討，假意奉表歸順。同月初九，太宗授李繼遷銀州(今陝西榆林市橫山縣党岔鄉黨岔村大寨梁，在無定河與榆溪河交匯處的西南岸，城居毛烏素沙漠與黃土高原的分界線上，無定河在其東北2公里處接納榆溪河)觀察使，賜名趙保吉。早已歸順的李繼捧(賜名趙保忠)又薦其親弟李繼沖，太宗納之，賜名趙保寧，授綏州(今陝西榆林市綏德縣)團練使。⁴⁰據真宗後來對王旦所述，秦翰出使李繼遷，與李繼遷親近，常常出入帳中，李繼遷對他毫無防範。秦翰曾對太宗建議：「臣一內官不足惜，願手刺此賊，死無所恨。」據載太宗深深嘉許他的忠誠，卻沒有同意他當刺客的建議。⁴¹據此推論，秦翰當在淳化二年七月前後，多次奉命出使夏台，借封賞招撫李繼捧、李繼遷兄弟之名，刺探党項各部的情況。

淳化四年(993)，秦翰得到太宗超擢，補入內押班的高職，⁴²成為入內內班院(入內內侍省的前身)的省官(主司官員)，位次副都知及都知。他立了甚麼功勳而膺此厚賞，值得琢磨，可惜史所不載。

〔上接頁30〕

四年入內高品班院三等內臣之一，高於入內殿頭小底，次於入內殿頭高班。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入內殿頭高品」條，頁48。

³⁷ 《宋太宗實錄》，卷四一，頁108。

³⁸ 《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82-83；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王繼恩〉，頁13602；《長編》，卷三十，端拱二年十一月辛丑條，頁691。端拱元年閏五月至九月，太宗任命洺州防禦使劉福(?-991)為高陽關兵馬都部署，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為鎮州路都部署，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定州都部署。端拱二年十一月，郭守文卒於鎮州任上，太宗命殿前都指揮使劉延翰接任。這兩年宋廷並沒有委任統率三路的都部署。

³⁹ 參見注16。

⁴⁰ 《長編》，卷三二，淳化二年七月己亥至丙午條，頁718。

⁴¹ 《宋史》，卷四六八〈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4；《長編》，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戊戌條，頁1939；《東都事略》，卷一百二十〈宦者傳一百三·秦翰〉，頁二下(總頁1852)。

⁴² 《宋史》，卷四六八〈宦者傳一·李神福、秦翰、衛紹欽〉，頁13605、13612、13624；《東都事略》，卷一百二十〈宦者傳一百三·秦翰〉，頁二上至二下(總頁1851-52)。據龔延明的考證，「入內押班」即「內中高品押班」，別稱「入內高品押班」，全稱「內中高品班院押班」，是宋初內中高品班院的副總管，位次於都知。淳化五年，改名「入內內班押班」，簡稱「入內押班」。宋初高級內臣中，李神福便早於太平興國六年獲擢為入內高品押班。除

〔下轉頁32〕

淳化五年(994)正月,蜀民李順(?-1017)起事,並攻陷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同時,在西疆的李繼遷又攻略靈州(今寧夏銀川市靈武市西南)及附近的通遠軍(即環州,淳化五年改)。太宗得報大怒,乃在同月二十派寵信的外戚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任河西兵馬都部署,統領大軍討伐。秦翰及另一內臣、內班右班押班、管勾鄜延屯兵張崇貴從征。秦翰擔任李繼隆大軍的監軍,而張崇貴以延州兵犄角進討。當年隨崔彥進征太原的勇將、徐河之役的英雄尹繼倫擔任都監,首席內臣昭宣使(昭宣使置於淳化四年二月初一)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率兵征討(從征的內臣還有內殿崇班石知顯)。是年三月,李繼捧聞知宋軍來討李繼遷,就先將家人及吏卒置於夏州(即定難軍節度,今陝西榆林市靖邊縣以北55公里白城子)城外,然後上言宋廷,稱已與李繼遷解仇,並貢馬五十匹,請太宗罷兵。太宗怒李繼捧首鼠兩端,命中使詔李繼隆先移兵往夏州擊李繼捧。李繼隆大軍抵延州(今陝西延安市)後,秦翰向李進言,為免李繼捧逃走,主張由他先馳往夏州,假傳太宗詔旨,安撫李繼捧一番,以為緩兵之計。李繼隆聽從此議。秦翰抵夏州前,李繼捧卻給李繼遷偷襲,因損失城外的資財器用,被迫返回城中。他一回城,就給暗中向宋廷輸誠的部下趙光嗣所執,獻給先至的秦翰。同月廿五日,李繼隆大軍入夏州,將李繼捧拘拿檻送京師,並收取李繼捧的牛羊、鎧甲數十萬。李繼遷見宋軍至,就引眾遁去。四月初三,太宗收到李繼捧就擒的捷報,除了陞賞趙光嗣等人外,又與宰臣商議夏州今後的存廢問題。宰相呂蒙正(944-1011)主張廢夏州,免給豪強據之以為患。初四,太宗下詔廢夏州故城,遷其民於綏州、銀州等地。從征的張崇貴奉命與石霸留守綏州,徙夏州民以實之。李繼隆得旨,極力反對,並派親弟洛苑使李繼和(963-1008)與秦翰入奏,力陳夏州乃朔方古鎮,是敵人覬覦之地,保之可以依托禦敵。他又建議在銀州及夏州之間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要衝,協助防守夏州。這些據點既可為內屬蕃部的屏障,又可截斷敵軍糧運。李繼隆的主張顯然秦翰也認同,可惜太宗沒有接受。⁴³不過,太宗仍給秦翰賞功,加官為崇儀副使,位列諸司副使。⁴⁴

〔上接頁31〕

了秦翰外,衛紹欽也在淳化中(可能是淳化三年)以部修皇城之功,授入內押班。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入內內班押班」條,頁47;「內中高品押班」條,頁48。

⁴³ 《長編》,卷三五,淳化五年正月甲寅至癸酉條,頁766-67;三月戊辰至丁丑條,頁775-76;四月甲申至乙酉條,頁777-78;五月己巳條,頁786;《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91-93;卷二五七〈李繼隆傳〉,頁8967;卷三百九〈王延德傳〉,頁10153-54;卷四六三〈外戚傳上·杜彥鈞〉,頁13539;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王繼恩、秦翰、張崇貴、石知顯〉,頁13602-3、13612、13617、13626。《宋史》秦翰本傳及《長編》所引《國史·秦翰傳》均說秦翰到夏州後,諷說李繼捧以地主之禮出夏州郊迎接李繼隆大軍,李繼捧聽從,於是被李繼隆輕易擒獲。李燾已考證此說實誤,蓋李繼捧為李繼遷所襲,走返夏州城內,即為趙光嗣所執,沒可能再隨秦翰出城。另《宋史·太宗紀》也說李繼捧為趙光嗣所執。疑《宋史》誇大了秦翰的功勞。關於李繼隆取夏州的始末,可參閱何冠環:〈宋太宗朝外戚

〔下轉頁33〕

因黃門右班押班、內殿崇班張崇貴及勇將田敏(?-1023後)稍後率熟倉族亂遇在靈州橐駝口雙塹西擊破李繼遷軍，殺傷敵二千，狡獪的李繼遷不敢再輕舉妄動，在是年七月廿五，又派牙校趙光祚、張浦往綏州見張崇貴，請求納款。張崇貴會見趙、張二人於石堡寨(今陝西延安市志丹縣北境)，以牛酒款待，贈予錦袍銀帶。二人獻良馬、橐駝給太宗。⁴⁵太宗得報，倒沒有對西邊的防務弛懈，八月十九，太宗將通遠軍改為環州，並增置清遠軍(今甘肅慶陽市環縣甜水堡)。也許有見及此，同月廿四，李繼遷又派其弟李廷信奉表請罪，將先前反叛之事歸罪於李繼捧。太宗召見李廷信，慰撫一番，並厚賞以遣，包括力及一石六斗的勁弓三張。當時知延州王顯(932-1007)便上疏提醒太宗，指出：「戎狄之性本無常，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妙擇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變覆，則禦備有素，又奚能為患哉？」⁴⁶為太宗看重的秦翰，即在此時受到重用。

《宋史·秦翰傳》記秦翰在「至道初，為靈、環、慶州、清遠軍四路都監」。究竟秦翰是在何年何月及何種環境任此職？據群書所記，在至道二年至三年太宗經略西邊，援救靈州一役中，太宗一如既往，任用內臣為監軍，除秦翰外，還有張崇貴、李神祐和張繼能三人。據《宋史·張崇貴傳》所載，至道二年，太宗令李繼隆率大軍討李繼遷。當時靈州被圍危急，是守是棄，太宗未能決定，於是命張崇貴與馮訥乘傳往議其事。及後太宗決定增兵固守靈州，張崇貴「就命為靈、環、慶州、清遠路監軍，又為排陣都監」。而據《宋史·李神祐傳》所載，官居洛苑使的另一內臣李神祐在「至道初，西鄙不寧，命為靈、環排陣都監，率眾至烏、白池而還」。此外，《宋史·張繼能傳》也記另一內臣內供奉官張繼能，也在相同時間任「靈、環、慶、清遠軍後陣都監」。據載他亦與李繼遷軍戰鬥，將他擊退。參照張崇貴、李神祐及張繼能傳三

〔上接頁32〕

名將李繼隆(950-1005)》，《東吳歷史學報》第20期(2008年12月)，頁130-34。昭宣使起初除授不限內臣，太宗在淳化四年二月，以當時的皇城使王延德(938-1001)、杜彥鈞及王繼恩當進秩，但使額已滿，於是增置昭宣使一階以授三人。王延德是太宗藩邸心腹，而杜彥鈞(?-1007)是太宗表弟，並非內臣。昭宣使後來成為內臣遷轉之階。

⁴⁴ 《東都事略》，卷一百二十〈宦者傳一百三·秦翰〉，頁二下(總頁1852)；《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2。《東都事略》記秦翰加官為崇儀使，《宋史》則作崇儀副使。是年八月，竇神寶由崇儀副使內班左都知擢為莊宅使兼黃門左班都知，李燾據《會要》，稱內官領諸司使臣由竇開始。據此，秦翰以入內押班所領的官位，應該是崇儀副使較為合理。而且竇神寶的內班左都知也比秦翰的入內押班為高，秦翰縱立功陞賞，也不應超過竇逕任諸司正使的崇儀使。參見注46。

⁴⁵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張崇貴〉，頁13617-18；《長編》，卷三六，淳化五年癸卯條，頁793。

⁴⁶ 《長編》，卷三六，淳化五年七月乙亥條，頁790；八月丁酉至乙巳條，頁793-94；卷三七，至道元年三月己巳條，頁810；《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95。

條相關記載，秦翰很有可能也在約略同時，被太宗委為靈、環、慶州（今甘肅慶陽市慶陽縣）、清遠軍都監。⁴⁷至道二年四月四日，太宗命李繼隆統率大軍征討又叛宋入寇的李繼遷，以解靈州之圍。六月，李繼隆派護軍馮訥（疑即馮訥）入奏，誣告先前在浦洛河一役有功的勇將田紹斌（933-1009）諸事。據此，馮訥與張崇貴出使，當在是年六月前後，而王超（951-1012）與范廷召（927-1001）軍攻烏池（今寧夏吳忠市鹽池縣與陝西榆林市定邊縣交界處鹽場堡）及白池（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北大池東南隅）在至道二年九月，則張、秦、李被委為靈、環、慶州、清遠軍四路都監及靈、環排陣都監也當在至道二年六月前後。秦翰在第一次靈州之役，因宋軍這次五路伐夏最終無功，故也沒有記載他立下甚麼戰功。⁴⁸

太宗在至道三年（997）三月廿九日逝世。除了護送軍糧入靈州的部隊留下外，西征軍相繼班師回朝。秦翰也暫時離開西疆，返回京師。⁴⁹

秦翰在太宗朝大部份時間都在西北兩邊：前期在北邊禦遼，後期兩番在西邊討伐李繼捧及李繼遷兄弟。他鮮有在內廷供職，和竇神寶、張崇貴、李神祐、張繼能等可說是典型的武宦閹將。也為此故，雖然他兩度追隨李繼隆西征，但他並沒有牽涉入李的妹妹明德李皇后（960-1004）與王繼恩等在太宗晚年廢立真宗的圖謀。⁵⁰真宗繼位時，秦翰正當盛年的四十六歲，官入內押班、崇儀副使，已位居高級內臣之列。秦翰繼續獲得重用，沒有像王繼恩那樣受到重譴。

順便一談的是，秦翰在太宗晚年，經歷了宋廷內臣機構的改組：太宗在淳化五年八月十四，開始重整內臣的管理機構，改內班為黃門，以崇儀副使兼內班左都知竇神興充莊宅使兼黃門左班都知。翌日（十五），太宗特設宣政使一職，以酬庸平定李順之亂的內臣王繼恩。九月初十，太宗詔改黃門院為內侍省，以黃門班院為內侍省內侍班院，入內黃門班院為內侍省入內侍班院。宋代內臣的兩省制漸次形成。⁵¹

⁴⁷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李神祐、秦翰、張崇貴、張繼能〉，頁13607、13612、13618、13620。

⁴⁸ 關於至道二年第一次靈州之役始末的分析，可參閱何冠環：〈宋太宗朝外戚名將李繼隆（950-1005）〉，頁136-46。該役惟一立功的內臣，是靈州駐泊都監竇神寶。李繼遷在至道初再入寇靈州時，竇遣人間道至京師告急。敵兵圍困靈州年餘，而靈州地震達二百日，城中糧盡。他暗中命人出河外購買糧食，夜間運入城中。乘間又引兵出擊，擊敗敵軍，以功拜西京作坊副使。竇神寶又奉命於浦洛河和清遠軍轉運軍糧，與楊允恭（944-999）商議仿造諸葛亮（181-234）的木牛小車三千，運糧至環州。至道三年，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後再出使靈州，使還奏對稱旨，即擢為供備庫使。參見《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竇神寶〉，頁13600-601；《長編》，卷四二，至道三年九月丙子條，頁880。

⁴⁹ 《宋太宗實錄》，卷八十，頁203-4。

⁵⁰ 關於李皇后與王繼恩及其一黨圖謀廢立真宗、擁立太宗長子元佐的分析與討論，可參閱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31-52。

⁵¹ 《長編》，卷三六，淳化五年八月癸巳至乙巳條，頁791-93；九月癸卯條，頁796；《宋〔下轉頁35〕

馬不停蹄：秦翰在真宗前期的戰功

真宗繼位後，在至道三年四月十三日，詔中外群臣均進秩一等。秦翰當在這時加官為洛苑使，而內職從入內押班晉為入內副都知。⁵²五月十一日，首席內臣宣政使王繼恩以陰謀廢立真宗，被重譴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今湖北十堰市丹江口市）安置。原來位居王之下的內侍省入內內侍都知、宮苑使李神福，遷皇城使並擢領恩州團練使，成為秦翰的直屬長官。⁵³

真宗對於應否放棄靈州一直沒有定見，廷臣如勾當審官院田錫（940–1003）、參知政事李至（947–1001）、刑部郎中知揚州（今江蘇揚州市）王禹偁（954–1001）均主張放棄靈州，以集中力量對付北邊遼國的威脅。同年十二月，李繼遷又遣使修貢，願臣服稱藩。真宗於是再賜他姓名為趙保吉，授他為定難軍節度使，賜與夏州、銀州、宥州（今陝西榆林市靖邊縣東）、綏州及靜州（今寧夏回族自治區永寧縣南望洪鄉）五州，命已擢為內侍右班都知的張崇貴齎詔前往銀州賜之，並遣還李的心腹張浦。⁵⁴

真宗在翌年正月改元咸平（998）。這年三月廿二，真宗以李繼遷歸順，遣使諭陝西路守臣，讓綏州、銀州流民還鄉，每家給米一斛。四月十四，李繼遷遣其弟李繼瑗入謝。⁵⁵秦翰在這期間，似乎留在內廷供職，沒有被派出使西夏。這年九月初三，

〔上接頁34〕

史》，卷五〈太宗紀二〉，頁95。宰相原本建議授王繼恩以宣徽使，但太宗認為宣徽使乃執政之漸，怎可以授內臣而令他們有權干預政事？太宗於是在昭宣使之上，特設宣政使一職以授王繼恩，並加王順州防禦使。宣政使成為當時內臣的最高職位。又當時擔任竇神興副手的內侍（黃門）押班分別是張崇貴和衛紹欽。

⁵² 《宋史》，卷六〈真宗紀一〉，頁104；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2。秦翰所擔任的「入內副都知」是入內都知司的副長官，是景德三年二月改制後的入內內侍省副都知的前身。至於洛苑使是北宋前期諸司正使西班的第四等的第二階，在內園使下，在如京使及崇儀使之上。秦翰在淳化五年四月以平李繼捧功擢諸司副使的崇儀副使，只需三年而得遷洛苑使，可說官運亨通。

⁵³ 《長編》，卷四一，至道三年五月甲戌條，頁865–66；《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李神福〉，頁13605。與王繼恩同貶的大臣，還有原參知政事李昌齡（937–1008）和知制誥胡旦（955?–1034?），二人均涉及王繼恩廢立之謀。至道三年正月，李神福奉委處置太宗長子楚王元佐夫人馮氏（965–996）喪事時，所領的官職全銜是宮苑使、內侍省入內內侍都知、同勾當皇城翰林司、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參見曾棗莊、劉琳（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3冊，卷四四〈舒雅·大宋楚王故夫人馮氏墓誌銘并序·至道三年正月〉，頁134–36。

⁵⁴ 《長編》，卷四二，至道三年十一月己巳條，頁889–92；十二月辛丑至甲寅條，頁893–900；《宋史》，卷六〈真宗紀一〉，頁106。李繼遷其實是玩弄兩面手法，他在至道三年十月入寇靈州，被合河都部署楊瓊擊走後，又遣使修貢。

⁵⁵ 《宋史》，卷六〈真宗紀一〉，頁107。

真宗乳母秦國延奉保聖夫人劉氏逝世。真宗即時臨喪，廢朝三日。擔任入內副都知的秦翰被委任護喪事。⁵⁶

西疆方才稍寧，北疆很快又傳來烽火，秦翰又有用武之地。咸平二年(999)七月初四，真宗點將抵禦遼軍入寇，名位最高的馬步軍都虞候傅潛(939-1017)為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西上閣門使、富州刺史張昭允(?-1008)為都鈐轄，秦翰則以洛苑使、入內侍副都知為排陣都監。另萊州防禦使田紹斌為先鋒，崇儀使石普(961-1035)同押先鋒，單州防禦使楊瓊(?-1000後)為策先鋒。同月廿三日，宋軍起行往定州。另在同月初九，真宗召知鎮州、橫海節度使王顯入朝接替剛在六月初七病逝的曹彬樞密使職。⁵⁷九月初，宋軍在田紹斌、石普及知保州楊嗣(934-1014)併力作戰下，取得廉良河(約在今河北保定市西北新城區)之役的小勝。此役秦翰似乎沒有參預。⁵⁸

真宗在是年十一月十六，接受以宰相張齊賢(943-1014)為首的群臣建議，決定在十二月御駕北征。他再次點將：宣徽北院使周瑩(951-1016)為隨駕前軍都部署，外戚邕州觀察使劉知信(943-1005)副之；內侍都知楊永遵(?-1003後)為排陣都監，駙馬都尉、保平節度使石保吉(954-1010)為北面行營先鋒都部署，磁州防禦使康廷翰(?-1000後)副之，洺州團練使上官正(933-1007)為鈐轄。同月廿九，再命駙馬都尉魏咸信(949-1017)為貝冀行營都部署。⁵⁹

十二月十五，真宗在樞密使王顯、副使宋湜(950-1000)隨駕下抵達大名府，但北面行營先鋒都部署石保吉抵大名府後，卻遲遲不進軍。真宗遣使催促，他部行至貝州，遼軍已退卻。真宗將石召還，另命濱州防禦使王榮(947-1016)為貝冀行營副都部署。懦怯不敢進軍的宋將不止石保吉一人，最教人不滿的是宋軍前軍主帥傅

⁵⁶ 《宋會要輯稿》，〈后妃三之廿九〉；《長編》，卷四一，至道三年八月己酉條，頁876；卷四三，咸平元年九月己未條，頁915-16。至道三年八月己酉，劉氏自齊國夫人封為秦國延壽保聖夫人。咸平元年九月己未卒。

⁵⁷ 《長編》，卷四四，咸平元年六月戊午條，頁946；卷四五，咸平二年七月壬午至己丑條，頁955-56。

⁵⁸ 同上注，卷四五，咸平二年九月壬寅至癸卯條，頁963-64；《宋史》，卷六〈真宗紀一〉，頁109。宋軍在此役報稱斬首二千級，獲馬五百匹及兵仗鎧甲。關於宋遼廉良河之役，據高颺最近期的研究，因遼名將耶律休哥在咸平元年(遼統和十六年)十二月病逝，代其南京留守之任的梁國王耶律隆慶(973-1016)為了立功，改變耶律休哥對宋和平的政策，主動發兵攻宋。此說可取。高氏據《讀史方輿紀要》「河間府河間縣廉良鎮」及天一閣藏明代《保定郡志》的相關記載，考定這裏的廉良河，當是在保州附近舊有廉頗廟，本名「廉梁」的地方，而不是瀛州城北的廉良鎮。據高氏的考證，宋軍在此役的戰績是殺傷敵二千人，斬首五百人，俘虜一百四十餘人，獲戰馬五百餘匹。參見高颺：〈宋遼瀛州莫州之戰研究〉(未刊稿)，頁1-5，特別是頁4注5及注6的考證。

⁵⁹ 《長編》，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一月乙未條，頁969；《宋史》，卷六〈真宗紀一〉，頁110。

潛，統率八萬大軍屯於定州，諸軍均配置各式武備，準備戰鬥；但他不管緣邊城堡飛書告急，下令大軍閉門不出。將校有請戰的都以醜言責備，偏偏樞密使王顯與他同出太宗藩邸，處處包庇，甚至壓下河北轉運使裴莊(938–1018)的告急奏報。傅潛怯戰，使遼軍如入無人之境：遼軍繼攻破狼山諸寨，又引兵攻威虜軍(後改廣信軍，今河北保定市徐水縣西遂城)、寧邊軍(今河北保定市蠡縣)，入祁州(今河北石家莊市無極縣，景德四年遷今河北安國市)、趙州(今河北石家莊市趙縣)大肆劫略，遊騎出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洺州(今河北邯鄲市永年縣東南)間，百姓驚恐，扶老攜幼入城郭逃避，鎮、定路不通者踰月。真宗屢次派人問道促傅潛率定州大軍出師，與諸路軍合擊遼軍。身為三路大軍都監的秦翰與定州行營都部署范廷召、大將桑贊等屢次促傅出軍，但他仍不為所動。范廷召忍無可忍，罵他性怯婦人不如。傅潛不能回答。都鈐轄張昭允也進言，但傅反說遼軍勢大，與之角鬥，會挫傷宋軍銳氣云云。秦翰等聽到這番話，無不扼腕。最後，傅潛經不起范的催迫，勉強分兵步騎一萬給范廷召，令他於高陽關逆擊遼軍，並允出軍為援。當范、秦、桑等與遼軍血戰，而傅軍始終不至。到真宗命石保吉、上官正從大名府領軍赴鎮、定，與傅軍合擊，傅仍然按兵不動。⁶⁰

傅潛如此觸犯眾怒的愚昧行徑，自然引起宋廷文臣的嚴厲指責與彈劾。集賢學士錢若水(960–1003)、起居舍人李宗諤(965–1013)、右司諫孫何(961–1004)、右正言趙安仁(958–1018)、右司諫梁顥(963–1004)相繼痛劾。⁶¹傅潛的劣跡，相信秦翰以監軍的身份已向真宗奏報，被重譴已是指日可待的事。北邊未寧之際，西川又出亂子。是年十二月底，因益州鈐轄符昭壽(?–1000)治軍無方，知益州牛冕(945–1008)寬弛不能治政事，駐益州的神衛軍卒趙延順(?–1000)率眾圖謀作亂。咸平三年(1000)初一，趙延順攻殺符昭壽，驅逐牛冕，推本軍都虞候王均(?–1000)起事。⁶²

宋軍在咸平三年正月對遼之戰一勝一敗。首先是在初五，高陽關都部署、馬軍都虞候康保裔(?–1000)因應援范廷召於瀛州西南裴村，然范部失約遁走，結果被遼軍包圍而覆師。然後在初九，范廷召引軍追擊遼軍，至莫州(今河北任丘市北)東三十里，大破遼軍，報稱斬首萬餘，奪所俘老幼數千，以及鞍馬甲仗無數。此役秦翰立下功勳，他與桑贊從定州率軍來援范廷召軍。當晚夜二鼓，遼軍再至。范廷召麾下勇將荊嗣(?–1014)認為遼軍不利夜戰，願意乘夜率軍先攻破其寨，以配合范的大軍合擊。范同意，荊部於是與秦翰和桑贊合軍，令所部向敵軍多有炬火之處併力攻擊，至晨旦擊走遼軍至瀛州。真宗收到范的捷報，作「喜捷詩」題行宮壁，詔褒獎

⁶⁰ 《長編》，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二月甲子條至丁卯條，頁971–72；《宋史》，卷二七九〈傅潛傳〉，頁9473–74。

⁶¹ 《長編》，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子條，頁972–80。

⁶² 同上注，丙子至甲子條，頁980；卷四六，咸平三年正月己卯條，頁983。

范以下將校：范加檢校太傅，餘將校恩賜不等。按荊嗣加澄州團練使，秦翰加何官不載，惟不久徙為定州行營鈐轄。庸將之尤的傅潛及其副手張昭允在是月初七均被重責，宋廷文臣仍以真宗不將傅處以極刑而扼腕。⁶³

真宗在是月十六從大名府返京時，獲悉王均在西川叛亂，即任命在平定李順之亂有功的戶部使、工部侍郎雷有終(947-1005)為瀘州觀察使知益州兼提舉川峽兩路軍馬招安巡檢捉賊轉運公事，委以全權平定王均之亂。麾下將校包括御廚使李惠(?-1000)、洛苑使石普、供備庫副使李守倫(?-1000)，率步騎八千往討之。另再從北疆調派洺州團練使上官正為東川都鈐轄，西京作坊使李繼宣(950-1013)為峽路都鈐轄，崇儀副使高繼勳(959-1036)、王阮並為益州兵馬都監，供奉官閣門祗候孫正辭為諸州都巡檢使。⁶⁴秦翰這時大概隨駕返京。雷有終討王均之戰並沒有預期中的順利，二月十九日，重奪成都的王均設下圈套，偽開成都城門，雷有終不聽李繼宣的勸告率軍入城，卻為所敗，迫得退保漢州(今四川德陽市廣漢市)，副將李惠及李守倫均戰死。⁶⁵雷有終等苦戰半年，到是年八月終於進軍至成都外，率眾軍合圍。叛軍的首領趙延順及丁重萬先後被官軍射殺，但官軍遇上連綿大雨，城滑難攀，而叛軍守城有力，加上盛暑天氣，軍士多染疾。真宗於是派秦翰以入內副都知為兩路捉賊招安使，率生力軍協助平亂。秦翰抵成都城下，與雷有終計議，於城北魚橋別築土山，居高臨下，控扼成都。月底，官軍攻克城北的羊馬城，隨即構設雁翅敵棚，覆蓋攻城的洞車，向成都的羅城進逼。叛軍仍作困獸鬥，特別在王均的謀主張錯指揮下，竭力守城，多為藥箭殺傷官軍。九月二十，雷有終募死士穴城分兩路以進，幾經辛苦，終於攻陷成都。翌晨，雷有終與秦翰登上門樓，並下令焚殺涉嫌附逆者數百人，史稱「頗為冤酷」。秦翰沒有制止雷有終近於濫殺的暴行，實為失德。⁶⁶

⁶³ 同上注，卷四六，咸平三年正月甲申至庚寅條，頁984-88；《宋史》，卷六〈真宗紀一〉，頁111；卷二七二〈荊嗣傳〉，頁9313-14；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2。據《宋史·秦翰傳》所載，莫州東之役宋軍斬首「數萬」，疑是宋人誇大之辭。即便此役所謂斬首萬級，也有誇大之嫌。

⁶⁴ 《長編》，卷四六，咸平三年正月甲午條，頁989；《宋史》，卷六〈真宗紀一〉，頁111。

⁶⁵ 《長編》，卷四六，咸平三年二月癸丑至丁卯條，頁991-94；卷四七，咸平三年四月甲寅條，頁1010-11；《宋史》，卷六〈真宗紀一〉，頁112。

⁶⁶ 《長編》，卷四六，咸平三年正月甲午條，頁989；卷四七，咸平三年八月癸酉至九月丁酉條，頁1024-26；《宋會要輯稿》，〈兵十之十、十一〉；《宋史》，卷六〈真宗紀一〉，頁113；卷二七八〈雷有終傳〉，頁9456-62。淳化五年李順亂起時，雷有終受命與裴莊為峽路隨軍轉運使、同知兵馬事，從峽路進軍。曾在廣安軍(今四川廣安市)擊破李軍，以功授右諫議大夫知益州，亂平改知許州(今河南許昌市)。1973年陝西渭南市邵陽縣(現稱合陽縣)楊家莊鄉大冊村出土雷有終墓誌銘，撰墓銘的是寇準女婿著作佐郎王曙(963-1034)。據墓誌銘所記，雷奉命平王均之職銜為「瀘州觀察使知成都軍府事兼兵馬鈐轄」，與《長編》所載略有不同。不過墓誌銘對平定王均之役所記甚為簡略，並無記載苦戰的經

〔下轉頁39〕

雷有終收復成都後，隨即派部將楊懷忠(?-1040後)及石普領軍追擊突圍奔富順監的王均，然後全軍往援。十月初，楊懷忠率先攻入富順監，王均自殺，蜀亂平定。同月二十二日，宋廷賞功，雷有終加保信軍留後，秦翰等九人均遷秩，秦翰遷一階為內園使，領恩州刺史。秦翰在這次平定王均之亂的戰事，多有功勞，首先是他化解了諸將的紛爭。他率軍到來成都後，碰上上官正與石普不協，擔心生變，即以言辭化解二人之爭。及至上官正以疾返回東川，問題即化於無形。據王旦後來所說，不只上官正與石普武將間不和，文臣主帥雷有終與這兩員武臣悍將也不叶，也是憑秦翰從中調解，才不出亂子。然後是他立下戎馬之功。攻成都之役，秦翰親自督師擊敵，中流矢而不退。高繼勳攻城受傷，戰馬中矢死時，秦翰又及時率兵來援，迫叛軍退保子城。秦部五戰五捷，最終攻克成都。真宗接到捷報，即手札勞問。秦翰又繼石普後率部追擊王均，從廣都(今四川成都市南岷江東北岸)進至陵州(即仙井監，今四川眉山市仁壽縣)，斬首千餘級，獲馬數千匹。他的功勞不少，故後來頗有宋人為他僅遷一階而不平。⁶⁷最後值得一談的是，真宗這次派有武幹的文臣雷有終為平亂軍主帥，而且初時並沒有委任內臣為監軍，那比太宗在淳化五年以內臣王繼恩為主帥平定李順之亂的做法，要明智得多。到秦翰率援軍到來，一則他名

〔上接頁38〕

過，也不載秦翰在此役中的事蹟。雷有終後來出為并代都部署。景德之役，他奉命率軍至澶州。宋遼議和後，他以功授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留京師。景德二年七月十六日卒於京師崇仁坊私第，得年五十九。參見王曙：〈大宋故宣徽北院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夏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百戶贈侍中雷公墓誌銘〉，載中國文物研究所、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頁143。

⁶⁷《長編》，卷四七，咸平三年十月甲辰至乙丑條，頁1027-29；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戊戌條，頁1939；卷一九二，嘉祐五年十一月辛卯條，頁4649-50；《宋史》，卷二八九〈高繼勳傳〉，頁9694；卷四四六〈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2-13；《宋會要輯稿》，〈兵十之十一〉；《全宋文》，第110冊，卷二三八八〈李之純·宋穆武高楚王繪像記·元祐三年〉，頁208；王珪(1019-1085)：《華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九〈贈太師兼中書令穆武高康王(高繼勳)神道碑銘〉，頁十一下；徐夢莘(1126-1207)：《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二〈安堯臣·乞寢燕雲兵事書·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頁六下至七上；王明清(?-1203後)(撰)、汪新森、朱菊如(校點)：《玉照新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與《投轄錄》合本)，卷一，頁16。秦翰自洛苑使僅遷一階為內園使，不算得上是超擢，卻首度領刺史。嘉祐五年(1060)十一月，殿中侍御史呂誨(1014-1071)針對當時內臣王保信等四人竟獲領遙郡團練使及刺史，引述秦翰在咸平三年平定王均有功，才遷內園使領恩州刺史，痛言他們四人憑甚麼可授此官。呂誨此言似也為秦翰這次賞薄而不平。另在徽宗政和八年五月廿七日(1118，即重和元年)，布衣安堯臣上書反對出兵燕雲時，談到祖宗不隨便授官內臣，即引述秦翰平定王均有大功，才不過遙領恩州刺史。又擊殺王均之役，楊懷忠功最大，他稍後自供備庫副使超擢為崇儀使領恩州刺史。

位還要比上官正及李繼宣低，二來他守本分，不但沒有與諸將爭功爭權，還協助雷有終調停上官正及石普的紛爭。秦翰參預平定王均之亂，可說是宋初內臣參預軍事的正面例子。附帶一談，除了秦翰外，真宗還委任另一內臣崇儀使張繼能同為川、峽兩路招安巡檢使，但戰功不詳。收復成都後，張繼能被委為利州（今四川廣元市）招安巡檢。不久召歸。⁶⁸

咸平四年正月初八，曾與秦翰多次併肩作戰的宿將殿前都指揮使、河西節度使范廷召病卒。⁶⁹因范的墓誌銘沒有傳世，不知道真宗有否差遣秦翰為范護喪。三月十二，并州、代州（今山西忻州市代縣）都部署、步軍都指揮使高瓊來朝，同月十八真宗以他代為殿前都指揮使，留在京中執掌殿前軍。秦翰在平定王均之戰援救高瓊長子高繼勳，二人現又同在朝中供職。⁷⁰

這年七月初十，邊臣奏報遼軍又將入寇。真宗又命將迎敵：名位最高的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王顯擔任主帥的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軍職最高的馬步軍都虞候、天平節度使王超為副帥的三路副都部署。二人之副將計有殿前副都指揮使王漢忠（？-1002）為都排陣使，殿前都虞候雲州觀察使王繼忠（？-1023後）為都鈐轄。稍後真宗又命步軍都指揮使、河西軍節度使桑贊為莫州駐泊都部署。真宗這次委任七員內臣從征，秦翰又榜上有名，以入內副都知與四員勇將保州團練使楊嗣、莫州團練使楊延朗（即楊延昭，958-1014）、西上閤門使李繼宣、趙州刺史張凝（944-1005）並為前鋒（《宋史》作「前陣」）鈐轄，後徙後陣鈐轄。另六名從征的內臣是入內都知宮苑使韓守英、入內副都知閻承翰、供備庫使楊永遵、西京作坊使帶御器械石知顥、內殿崇班張繼勳（？-1010）及內殿崇班岑保正（？-1022後）。韓守英任排陣鈐轄兼高陽關後陣鈐轄，石知顥任高陽關駐泊行營鈐轄，岑保正任押先鋒，楊永遵與張繼勳同任莫州路都監，而閻承翰則負責傳報軍情。⁷¹

⁶⁸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張繼能〉，頁13620。

⁶⁹ 《長編》，卷四八，咸平四年正月辛巳條，頁1043。

⁷⁰ 同上注，三月甲申條，頁1053；《宋史》，卷六〈真宗紀一〉，頁114。

⁷¹ 《長編》，卷四九，咸平四年七月己卯條，頁1066-67；《宋會要輯稿》，〈兵八之九、十〉；《宋史》，卷六〈真宗紀一〉，頁115；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石知顥〉，頁13613、13626；卷四六七〈宦者傳二·韓守英〉，頁13632。咸平二年十一月，楊永遵以內侍都知隨真宗北征，出任駕前都監。《宋會要》不記他內侍都知的職位，不知是否已罷內職。這次隨王顯、王超從征的將領，包括出任鈐轄的西上閤門使韓崇訓（952-1007）、擔任押先鋒的如京副使高素、擔任押策先鋒的冀州團練使石普及他的副手六宅副使王德鈞（？-1003後）。至於莫州一路從征的將領，除了內臣楊永遵及張繼勳外，還有並為北平寨（今河北保定市滿城縣北漕河上）駐泊的馬步軍都軍頭荆嗣、供備庫副使趙彬（？-1005後）、步軍都軍頭劉光世。真宗又命憲州刺史滄州駐泊副部署陳興兼雄霸路緣界海口都巡檢使，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王汀同之，而以供奉官閤門祇候馮若拙、侍禁閤門祇候劉知訓並為都監。又以霸州防禦使李福（？-1003後）為鎮州副都部署，作為兼任鎮州都部署王超的副手；以祁州團練使劉用（？-1004後）為高陽關副都部署，作為兼任高陽關都部署王漢忠的〔下轉頁41〕

宋廷方才全力應付北邊威脅，西疆仍是不寧，表面歸順的李繼遷卻繼續抄劫緣邊部落。為此，真宗在同年八月初二命前任宰相有武幹的兵部尚書張齊賢為涇原等十三州軍的安撫經略使，佐以知制誥梁顥，即日馳騎往西邊，統籌西邊防務。是月廿七，當張齊賢尚在路上，李繼遷已開始攻擊清遠軍。九月初七，清遠軍失陷。同年十月，為了應付西邊的戰事，真宗將在北邊的鎮定高陽關前陣鈐轄張凝徙為邠寧環靈慶等州副都部署，取代被召入朝待罪的楊瓊等。值得注意的是，身為內臣監軍的靈環清遠十州軍都監崇儀使張繼能，因勸止主帥楊瓊全力應援，而留軍慶州，當清遠軍失守，他即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被真宗重譴長流儋州（今海南儋州市西北），至景德二年（1005）才遇赦還。⁷²

這年十月底，宋軍在威虜軍附近的羊山，在楊嗣、楊延朗、李繼宣及秦翰的協同作戰下，擊敗遼軍。報稱斬首二萬人，獲其偽署大王、統軍、鐵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甲馬甚眾。此役秦翰與李繼宣打後陣，接應前陣的二楊。秦翰與李繼宣分為左右二隊，先壁於齊羅（《宋史·李繼宣傳》作「赤虜」）。待二楊與遼軍大戰於羊山，秦翰就與李繼宣合軍向遼軍發動攻擊，從羊山一直追擊遼軍至牟山谷。真宗收到捷報，與宰臣商議行賞時，宰相呂蒙正卻說宋軍主力仍在定州，秦翰等前陣先鋒已至威虜軍，說「秦翰等聞寇在西山，勇於先登，率兵而出，遇戎首偕來，殺戮雖多，然違陛下本旨」，奏請暫緩賞典。觀乎呂蒙正之言，秦翰等似乎傷亡不少，所以呂蒙正怪責他們輕進。不過難得打勝，真宗表示「見寇不俟大陣，前驅陷敵，亦可賞也」。真宗並且詔北面陣亡將士，官府為收瘞，並厚恤其家。秦翰等獲得甚麼陞賞，史所未載。該役李繼宣戰功最大，激戰中曾易戰馬三次。又《宋史·秦翰傳》記他生平戰鬥曾負傷四十九創，這次羊山血戰，從上面宋軍傷亡不少的記載來看，恐怕他也有負創。⁷³

是年十二月初一，真宗召鎮定高陽關三路副都部署兼鎮州都部署王超回朝，準備派他西征並援救靈州，其遺缺由莫州都部署桑贊替代。秦翰也跟著回朝，卻又馬

〔上接頁40〕

副手；以德州團練使張斌為定州副都部署，作為兼定州都部署王顯的副手。另外，再以南作坊使昭州刺史張旻（?-1048）為鎮州鈐轄，順州刺史蔚昭敏及供備庫使帶御器械白守素（?-1012）並為定州鈐轄，西京左藏庫使劉廷偉為高陽關鈐轄。

⁷² 《長編》，卷四九，咸平四年八月庚子至辛丑條，頁1068；八月丙寅條，頁1071；九月庚午至己丑條，頁1072-73；十月丙午條，頁1075；卷五十，閏十二月戊辰至丁丑條，頁1100-1101；《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張繼能〉，頁13620-21。

⁷³ 《長編》，卷四九，咸平四年十月甲寅、辛酉條，頁1078-79；卷五十，咸平四年十一月丙子條至戊寅條，頁1082-84；《宋史》，卷六〈真宗紀一〉，頁116；卷三百八〈李繼宣傳〉，頁10146-47；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3。這次戰役發生於十月哪一天，記載不詳，李燾曾有所考辨，但仍無法確定。此戰與北面前陣鈐轄張斌在十月十六日所奏的長城口之捷是否同一事，亦未能確定。

不停蹄，趕赴西邊。閏十二月廿七日，真宗命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以環慶路駐泊部署張凝副之，而秦翰則任鈐轄，統步騎六萬以援靈州。⁷⁴

咸平五年(1002)三月初一，王超、秦翰援軍才抵達環州時，李繼遷大軍已攻陷靈州，苦守危城兩年的知州、客省使裴濟(?-1022)戰死。真宗為了防範李繼遷入寇，將西征軍派駐緣邊各地，並調動一批守臣：王超及石普徙為永興軍(即長安，今陝西西安市)駐泊都部署及副都部署；原永興軍駐泊鈐轄康繼英(?-1030後)徙為慶州駐泊鈐轄，秦翰任為環慶、涇原兩路鈐轄兼安撫都監，與早在二月廿三日徙為邠寧環慶儀渭州鎮戎軍兩路都部署的王漢忠及鈐轄李允正(961-1011)共事。秦翰到任後，在往後的兩年，率所部按行山外，並召集戎落的酋帥，諭以宋廷的恩信。秦翰曾與知鎮戎軍許均領兵入蕃界，除斬敵外，又獲生口，並招降部眾甚多，據稱共有三千餘帳相率內附。⁷⁵

咸平六年(1003)四月十七，宋軍在北邊又兵敗於望都(今河北保定市望都縣)，定州行營副都部署王繼忠力戰被俘，統領鎮、定、高陽關三路兵馬的王超救援不及。⁷⁶六月，真宗與宰臣李沆(947-1004)商議北邊防務。真宗認為時任三路排陣都鈐轄的內臣入內都知韓守英素無執守，主張由「雖無武幹，然亦勤於奉公」的內侍右班副都知閻承翰取代。秦翰若非遠在西邊，真宗也許會考慮由他出任此職的。

真宗在翌年改元景德。就在這年正月底，西疆傳來好消息，歸順宋廷的六谷部主潘羅支(?-1004)在西涼府(今甘肅武威市)襲殺真宗君臣心腹大患李繼遷。真宗隨即命熟習西邊軍情的內臣鄜延鈐轄張崇貴招降李繼遷子李德明(981-1031)。⁷⁷至於戍守西邊的秦翰，在這年的上半年兩度在西邊立功，雖然擊敗的只是不馴服宋廷的蕃部。二月十五，秦翰與涇原部署陳興、知鎮戎軍許均率軍攻擊盤據蕭關(今寧夏中衛市海原縣高崖鄉草場古城)，與大蟲、巉諸族相為唇齒，常抄略宋軍儲的康奴族。宋

⁷⁴ 《長編》，卷五十，咸平四年閏十二月戊辰條，頁1100；閏十二月甲午條，頁1102-3；《宋會要輯稿》，〈兵八之十一〉；曾公亮(998-1078)(編)：《武經總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據明金陵書林唐富春刻本影印，1994年)，〈後集〉，卷三〈方略〉，頁七上(總頁1269)；《宋史》，卷三百八〈張煦傳〉，頁10149。真宗出兵援靈州，又派邠寧環慶路鈐轄兼巡檢安撫都監張煦為西路行營都監。然而張煦率兵至鎮戎軍時，靈州已陷落，於是復還本任。

⁷⁵ 《長編》，卷六一，咸平五年二月丁亥至己丑條，頁1116-17；三月甲辰至己酉條，頁1118；卷五二，咸平五年七月己亥條，頁1141-42；卷五四，咸平六年四月己丑至五月庚寅條，頁1191；卷五六，景德元年四月甲寅條，頁1233；《宋史》，卷六〈真宗紀一〉，頁117；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3；《宋會要輯稿》，〈兵二十七之七〉。與秦翰在西邊共事的王漢忠與李允正都很快離開：王漢忠在咸平五年七月，被真宗的藩邸舊人殿直安守忠等奏劾西征違詔以致無功而還，罷軍職、兵職責為左屯衛上將軍，不久病卒；李允正則在咸平六年四月前已改任并州兵馬鈐轄，當在咸平五年底前離開西邊。

⁷⁶ 《長編》，卷五四，咸平六年四月丙子至丁酉條，頁1190-93。

⁷⁷ 同上注，卷五六，景德元年正月丙戌條，頁1224；正月壬子至二月戊午條，頁1228-29；《宋史》，卷七〈真宗紀二〉，頁123-24。同年六月十七李繼捧卒。

軍深入其巢穴，斬級數千，焚其廬帳，俘其老幼，獲器畜甚眾。真宗得到捷報，賜詔書褒獎。⁷⁸八月初三，秦翰又與涇原部署陳興及秦的真定同鄉、知鎮戎軍的曹瑋，率兵與熟戶折密桑等族，掩擊偽署萬子軍主族帳於鎮戎軍西北的武延鹹泊川，擒俘三百餘人，斬首二百五十三級，虜獲牛馬、器仗三萬一千。敵軍敗走，秦翰等盡焚其廬帳。回軍時又俘斬敵軍殘部，再獲其甚多資畜。真宗詔書嘉獎，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帛五百疋予秦翰等人。⁷⁹

就在秦翰再次立功之時，真宗在八月初七擢用藩邸舊臣畢士安(938–1005)為首相，具有文武材能任大事的寇準(962–1023)為次相，王繼英(946–1006)為樞密使，積極備戰，應付遼軍的可能大舉入侵。寇準就任不久，已提出真宗御駕親征至澶州(今河南濮陽市)的構思。⁸⁰

真宗一如以往，委派心腹內臣參預這次軍事行動。閏九月十六，真宗命內侍左班副都知閻承翰同制置河北東、西路緣邊事，與莫州部署石普合軍。⁸¹能征慣戰的秦翰自然是真宗所倚重的，十月初三，真宗召他回朝，其涇原路鈐轄的職位就由環慶路鈐轄張煦(948–1020)代替。秦翰抵京後，同月廿二，真宗又命他乘傳往澶州、天雄軍等處裁制兵要，許他便宜行事；再命他充任駕前西面邢洺路鈐轄，隸邢洺路都部署葛霸(934–1008)麾下，與邢州路部署劉用等統本部與王超的大軍會合於德清軍(今河南濮陽市清豐縣)，以張犄角之勢。⁸²是月初六，遼軍入寇，在遼聖宗(982–1031在位)及承天蕭太后(982–1009攝政)親自督戰下，大舉進攻瀛州。幸而守將李延渥(?–1017)併力拒守，擊退遼軍，宋軍初戰得勝。⁸³

十一月十八，真宗御駕親征，以外戚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馬軍都指揮葛霸為副使，西上閣門使孫全照(952–1011)為都鈐轄，南作坊使張

⁷⁸ 《長編》，卷五六，景德元年二月己巳條，頁1230；四月甲寅條，頁1233；《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3。

⁷⁹ 《長編》，卷五六，景德元年四月乙卯條，頁1233；卷五七，景德元年八月乙卯條，頁1251；《宋史》，卷七〈真宗紀二〉，頁124；卷二五八〈曹瑋傳〉，頁8985；卷二七九〈陳興傳〉，頁9484；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3。《宋史》秦翰及陳興本傳所記的蕃部名稱為「章埋」，而非「萬子」；曹瑋本傳所記又沒有提及與陳興同時出軍，對此李燾已提出疑問，待考。又曹瑋在二月廿七日已調知鎮戎軍。

⁸⁰ 《宋史》，卷七〈真宗紀二〉，頁124；《長編》，卷五六，景德元年七月丙戌至庚寅條，頁1243–45；卷五七，景德元年八月己未條，頁1251–52；八月丁酉條，頁1256–57。原宰相李沆在七月初四病卒。

⁸¹ 《長編》，卷五七，景德元年閏九月丁卯條，頁1262；閏九月癸酉條，頁1266；《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閻承翰〉，頁13611。

⁸² 《長編》，卷五七，景德元年閏九月庚申條，頁1261；閏九月丙子，頁1269；卷五八，景德元年十月癸未條，頁1274；十月壬寅條，頁1278；《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3。

⁸³ 《長編》，卷五八，景德元年十月丙戌至十一月辛亥條，頁1279–80。

旻為鈐轄。另以外戚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石保吉為駕前西面排陣使，步軍都虞候王隱(?-1008後)為副使，而秦翰就以入內副都知調為駕前西面排陣鈐轄並管勾大陣。秦翰受命後，在澶州督促守軍將環城的溝洫疏浚以阻拒遼軍戰馬輕易越過。防禦工事剛竣工，遼騎即出現。據稱秦翰在此役不解甲凡七十餘日，可謂克盡厥職。⁸⁴

真宗北征，隨駕的高級內臣除秦翰外，還有內園使李神祐擔任隨駕壕寨使，皇城使入內副都知衛紹欽擔任車駕前後行宮四面都巡檢，抵澶州後，領扈駕兵守河橋。⁸⁵眾內臣中以秦翰表現最為突出，他一直在澶州的最前線統率部隊抵禦遼軍。最值得一提的是，是年十一月廿四日，宋澶州北城守軍、由內臣高品周文質(?-1026後)及威虎軍頭張瓌所率領的小部隊，以床子弩伏弩射殺出陣巡視的遼帥蕭撻覽(?-1004)，大挫遼軍的銳氣。據宋人所記，周文質守北寨的西面，宋使張皓(?-1008後)從遼回來，密報遼軍第二天會來襲澶州北城。周文質馬上稟告秦翰和李繼隆作好準備。在李、秦二人的許可及謀劃下，周文質與張瓌率本部佈置伏弩，結果一舉立下奇功。⁸⁶射殺蕭撻覽，功勞最大自然是執行任務的張瓌和周文質，而張皓提供機密情報，也有功勞。作為主帥的李繼隆和秦翰能果斷地作出獵殺遼軍主帥的行動，自然是功不可沒。仁宗(1022-1063在位)時大臣胡宿(986-1067)上奏談河北防務，回顧了景德之役，當談到內臣參預其事，就只提到「內臣則秦翰，皆數經戰陣」。這當是對秦翰功勞的肯定。⁸⁷

⁸⁴ 同上注，十一月戊辰條，頁1282-83；《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3。據《續湘山野錄》所載，秦翰與曹瑋受命為澶州駐泊都監，真宗詔許他們便宜行事，不用中覆。據說二人商議，認為真宗除非不過河，若渡河過橋，澶州北城素不設備，會很危險。於是二人督促士卒，將護城河渠開深開闊，又用枯草覆蓋渠面，不讓遼軍知道護城河渠的深淺。史載曹瑋並未參預澶州之役。不過，這裏記秦翰令軍士開深開闊澶州北城護城河的細節，應該可信。參見文瑩：《續湘山野錄》，頁70。

⁸⁵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李神祐、閻承翰、衛紹欽、鄧守恩〉，頁13607、13611、13625、13627。李神祐等無甚戰功，其中閻承翰先在澶州北城，奏遼軍在近，請真宗不要渡河。在寇準的堅持下，真宗還是過河到北城去，並命閻馬上架設浮橋。閻給人怯懦無能的感覺。至於從征的低級內臣，除了立下大功的高品周文質外(見下文)，還有入內高班鄧守恩，被任為澶州都巡檢，在秦翰的麾下。

⁸⁶ 《宋史》，卷七〈真宗紀二〉，頁126；《長編》，卷五九，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條，頁1286-87；十二月壬午條，頁1290；卷五九，景德二年正月甲戌條，頁1313-14；沈括(1031-1095)：《長興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三〈張中允墓誌銘〉，頁三上至三下。究竟張皓的情報來自何處？據孟憲玉的研究，很有可能是被俘而降遼的真宗心腹王繼忠，秘密向張皓透露蕭撻覽的行蹤，讓宋軍射殺蕭，以報家仇國恨。此說雖無有力佐證，但也不無可能。參見孟憲玉：〈蕭撻覽之死深探〉，《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9期，頁90-92。

⁸⁷ 胡宿：《文恭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論河北邊備事宜奏〉，頁六上至六下。又周文質以功為真宗特別召見，並加殿頭高品。

宋遼雙方在景德元年十二月初一議和，訂立澶淵之盟後，真宗在同月十九返抵京師。景德二年正月二十，真宗繼封賞李繼隆、石保吉、葛霸及王隱等主將之後，再給次一級的孫全照、張旻及秦翰等以戰守之功，加檢校官及封邑。秦翰超擢為宮苑使，並陞任入內都知，成為內職最高的內臣之一。秦翰奉命率本部留駐澶州，以防有變。二月二十，真宗詔秦翰在澶州所領之兵，除留下步軍三指揮外，都隨秦翰還朝。秦翰還朝後，於四月底，又向真宗舉薦貝州驍捷軍都指揮使王贊，稱他壯勇可用。真宗召見王贊後，陞授他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⁸⁸

景德之役後，宋遼再沒有交鋒，北疆寧靖。秦翰在後一段戎馬生涯再轉到西疆，最後被召入朝，供奉內廷至壽終。

老當益壯：秦翰在真宗朝後期的戎馬及宮中生涯

秦翰在景德二年擢陞入內都知時已年五十四，仍然奔馳疆場，轉往西疆效命。大概在景德二年五月前後，他又出為涇原儀渭都鈐轄，與長期戍守西邊擔任鄜延都鈐轄的張崇貴，同隸前宰相、鄜延都部署向敏中(949-1020)麾下，為西疆戰區的最高兵職的內臣武將。秦到任後，以西邊藩籬不固，規度各地要害，開鑿巨塹，計工三十萬。他動用役卒而沒有使用民力，數年功成。⁸⁹

景德三年(1006)二月廿四，真宗重整內臣的機構，正式建立入內內侍省和內侍省。秦翰的內職自此確定為入內內侍省都知。⁹⁰然而在翌日，景德之役有大功的宰相寇準卻被真宗罷相，連同在景德二年十月初十、景德三年二月十四日先後病逝的首相畢士安和樞密使王繼英，宋廷中樞大換班。⁹¹真宗隨即以參政王旦繼任宰相，擢陞寇準的政敵王欽若(962-1025)及陳堯叟(961-1017)為知樞密院事。秦翰一方面長期

⁸⁸ 《長編》，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庚辰至戊子條，頁1288-93；十二月戊戌條，頁1297；卷五九，景德二年正月丙寅、己巳條，頁1312-13；二月戊戌條，頁1318；四月乙巳條，頁1330；《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3。宮苑使是諸司正使西班之首，地位僅次於東班之首的皇城使。秦翰自內園使遷宮苑使，連跳十階，算得上是超擢。又入內都知同時可有數人。當時秦翰在內臣的地位仍在李神福、張崇貴、衛紹欽、韓守英及劉承珪等之下。

⁸⁹ 《長編》，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癸丑條，頁1338；卷六一，景德二年九月丁未條，頁1360-61；《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張崇貴〉，頁13613、13618-19；卷四六七〈宦者傳二·韓守英〉，頁13632。秦翰出守涇原儀渭都鈐轄年月不詳，據《長編》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癸丑條，當在景德二年五月前後。又鄜延路都鈐轄原為昭宣使韓守英，他徙并代路後，其缺由張崇貴補上。

⁹⁰ 《長編》，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丁酉條，頁1388-89。據景德三年二月丁酉詔，內東門都知司、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併為入內內侍省，內侍班院改為內侍省。

⁹¹ 《長編》，卷六一，景德二年十月乙酉條，頁1369-70；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丁亥、戊戌條，頁1387-90。

出戍西北，與朝中文臣的權爭無涉，另一方面他是真宗信任的人，這次中樞人事變故，對他似乎並無影響。

是年五月初十，知府州（今陝西榆林市府谷縣）折惟昌向宋廷上奏，兀泥族大首領得到其從父的密報，稱李德明外托修貢之名，暗中點閱兵馬，準備劫掠邊界。這時秦翰和知鎮戎軍曹瑋也請求出兵討伐李德明。曹瑋更指出趁李德明國危子弱，出兵將他擒捕，收復河外失土，實機不可失。可惜真宗沒有聽從。曹瑋得到秦翰的支持，為了防止李德明坐大，同月廿八日，親自領率騎兵，從鎮戎軍出石門堡（即塔子嘴，今寧夏固原市黃鐸堡鄉西寺口子），直登天都山（今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海原縣境內），駐宿數天，將擬歸附宋廷的妙娥、延家、熟嵬等三族三千餘帳、共萬七餘人及牛馬數萬盡行內徙。秦翰以曹瑋的上司身份上奏論其功，真宗即頒詔嘉獎曹瑋，並遣使慰勞來投的蕃部，賜以袍帶茶綵，又授折平族首領撒通格為順州刺史，充本族都軍主。六月廿八日，又有葉市、潘、保、薛四族來投鎮戎軍。秦翰即出兵應援曹瑋，接收這批蕃部。李德明再次失掉這批蕃部，於是上書向宋廷投訴。秦翰覆奏真宗，稱這四族原本是歸附宋朝的熟戶，今次只是返回故居，並非新所招納，李德明所說並無理據。真宗接受秦翰的解釋，並且命秦與張崇貴移牒文回報李德明，指出李的申訴無理，並且警誡他不要再侵擾境外。這兩次宋廷在蕃部爭奪戰中取得勝利，曹瑋自然功勞最大，秦翰也功不可沒。⁹²

李德明自然心有不甘。七月初，宋廷收到情報，李德明集結諸族兵馬，打算攻略在府州及麟州（今陝西榆林市神木縣）的內屬蕃部。鄜延都部署向敏中向朝廷報告此事。真宗以秦翰等所轄的涇原路最為重要，屯兵又多，以往只有鈐轄和都監二員，實在不足應付，於是在七月廿二日，增置駐泊鈐轄一員，命六宅使、封州刺史李重誨為之。因向敏中和鄜延副都部署石普的連番上奏，指李德明有所圖謀，真宗即命秦翰、李重誨和曹瑋一同商議軍情，防範李德明入寇。真宗特命轉運使一員，專責供應涇原路的軍需；另一方面，又命秦翰負責向西涼府首領、潘羅支弟廝鐸督諭旨，命他申戒所屬蕃部認真派遣斥候以防備李德明入寇。⁹³

李德明大概知道暫時無法得逞，透過向敏中和張崇貴，多次上表請歸順。張崇貴與秦翰對李德明的態度似乎不同，張主招撫，秦主防範。九月初四，真宗最後仍是採納向、張二人的意見，接受李德明的納款。曹瑋在同月十一日再次上言，請出兵接應來投的蕃部伊普才迭三族時，真宗只肯接受秦翰當日的條件：如係舊熟戶，則依例安置，其餘概不發兵接受。⁹⁴十月初一，真宗封李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給俸如內地。初二，真宗以張崇貴招降李德明有功，將他自六宅使、獎州刺史、內侍省右班都知超擢為皇城使、誠州團練使、內侍省左右班都知。同月初八，

⁹² 同上注，卷六三，景德三年五月辛亥、己巳條，頁1401-2、1404；六月戊戌條，頁1409。

⁹³ 同上注，七月壬戌條，頁1413；《宋會要輯稿》，〈方域二十一之二十二〉。

⁹⁴ 《長編》，卷六四，景德三年九月癸卯至癸丑條，頁1424-25。

再命他為李德明的旌節官告使，封賞李德明。十一月十一日，真宗以西事告一段落，將知永興軍、永清節度使周瑩徙為邠寧環慶都部署，將鎮守鎮戎軍有功的曹瑋召回京師，加以進用。真宗沒有忘記久在西邊，「宣力勤盡」的秦翰，五天後（十六日），特加秦翰皇城使、入內內侍省都都知。「入內內侍省都都知」一職是為他特置的。秦翰上表辭讓，但真宗不許。⁹⁵值得注意的是，真宗給他所信任的兩員內臣張崇貴及秦翰，授以內臣兩省的最高職位「內侍省左右班都知」和「入內內侍省內侍都都知」，以充任位僅次於都部署的鄜延路都鈐轄及涇原環慶路都鈐轄的兵職高位，其寵任之重可見。

秦翰不以李德明請和而有半點鬆懈，繼續在招納蕃部的事上用力。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他上奏宋廷，稱當宗族的蕃部葉額實客通來投，請依龕谷、懶家族首領便囑等先例，月賜俸錢。但真宗認為他無功不當受祿，而命秦翰自今條具有立功的蕃部以聞，然後給予俸錢。⁹⁶

景德四年（1007）正月廿六日，真宗往鞏縣（今河南鞏義市）祭陵，二月初一抵西京洛陽。初五日，大概因內侍史崇貴（？-1012後）從嘉州（今四川樂山市）使還，奏劾知縣王氏貪濁，而盛稱佐官昭度廉幹，請擢為知縣。真宗有感而發，對王旦表示，內臣出使，能訪查善惡，固然可獎；但內臣始終服侍宮禁，不宜議論賞罰。然後他又鄭重地指出：「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為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此輩常亦畏懼。」從真宗這番話可以看出，他雖然委用眾多內臣，包括李神福、劉承珪、張崇貴以及秦翰等擔任要職，但他還是很有分寸，好像太宗一樣常常警惕內臣權位不能過高。⁹⁷三月初五，真宗便讓秦翰碰釘子，教他懂得內臣的權力須受約制。事緣秦翰請真宗准許他麾下涇原路的內臣走馬承受、入內高班王克讓，前往鎮戎軍後可以同預兵事。真宗收到奏章後，即批示不准，指出走

⁹⁵ 同上注，九月丁卯至十月丁丑條，頁1427-29；十一月庚戌條、乙卯條，頁1433-34；《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李神福、李神祐、秦翰、張崇貴〉，頁13605-7、13613、13619；卷四六七〈宦者傳二·韓守英〉，頁13632；李攸（？-1134後）：《宋朝事實》，《國學基本叢書》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卷九，頁154。據《宋朝事實》所記，真宗為秦翰特置的職位是入內內侍省都都知。《長編》訛作「都知」，脫「都」字。事實上秦翰之前，早有內臣如李神福、李神祐及韓守英等擔任「內侍省入內內侍都知」、「入內都知」、「入內內侍都知」的職位。秦翰當時所擔任的，就是新置的「都都知」。至於他所加的皇城使，則是諸司正使之首，再遷官便是昭宣使。又秦翰擔任入內都都知的記載，可參見注106。又《事物紀原》卷五「都知」條引《宋朝會要》的說法，稱「國初有內中高品都知、押班，今置都都知、副都知，並在景德三年五月云爾。然則其官自宋始也」。按《事物紀原》將都都知之置繫於景德三年五月，疑誤，當從《長編》及《宋朝事實》。參見高承（？-1085後）（撰）、金圓、許沛藻（點校）：《事物紀原》（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五，頁283；卷六，頁342。

⁹⁶ 《長編》，卷六四，景德三年十二月丙戌條，頁1437。

⁹⁷ 同上注，卷六五，景德四年正月甲子至二月壬申條，頁1443-45。

馬承受只當擔任奏事，不應預聞兵政，並下詔緣邊的走馬承受使臣，不許受部署及鈐轄差領軍馬，以圖功賞。⁹⁸此詔顯然針對秦翰推薦王克讓而下。秦翰大概以為王克讓才堪任用，卻未想到真宗不希望主要由內臣充任的走馬承受有過大的權力。

秦翰對李德明始終心懷疑慮，不因他不斷入貢而止。是年三月十六日，秦又命人將六谷部的蕃書翻譯後上呈真宗，奏告六谷部不斷為李德明所侵，略無寧日，現時只好集兵警備。真宗也明白六谷部潘羅支當日射殺李繼遷，李德明當然志切復仇，阻絕六谷部與緣邊屬戶往來，最終加以併吞。真宗體會秦的苦心，即命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將六谷部蕃書抄送一直主管夏人事務的鄜延張崇貴，令他曉諭李德明。⁹⁹

曹瑋在同月二十八日以捍邊之功，從西上閣門副使陞西上閣門使。六月十七日，真宗即以曹瑋任邠寧環慶都鈐轄，取代庸懦不曉事理的周瑩。因為向敏中和石普調離鄜延，秦、曹二人加上張崇貴，便又再成為西邊的最高軍政長官。¹⁰⁰

據《群書考索》和《玉海》，秦翰在景德四年四月至十一月期間一度返京述職。真宗在十月曾命他查閱軍器庫，點算各樣武備的數目，以決定要否繼續打造。¹⁰¹

秦翰重返西疆後，又再積極處理蕃部歸順的問題。他雖然一直主張招納蕃部以控扼李德明；不過，他也清楚蕃部中有不少人首鼠兩端。是年十二月初四，他上奏真宗，指出鎮戎軍納質院以前有姦猾蕃部以族屬為人質的，因依照真宗前詔都已釋放，但有人質名伊特古者，族望最大而兇狠多謀，釋放他只怕後患無窮。秦翰請求將伊特古及其親屬部送京師，並將他們安置遠處軍籍。真宗考慮需取信於蕃部，就取折衷的辦法，同意將伊特古安置內地的溫州（今浙江溫州市）。為了安撫他，賜行裝錢二萬，到溫州後就月給糧錢。至於其家屬，就許回到鎮戎軍，授給田地與糧食，不用同往溫州。¹⁰²

⁹⁸ 同上注，三月壬寅條，頁1447。

⁹⁹ 同上注，癸丑條，頁1448-49。

¹⁰⁰ 同上注，乙丑條，頁1449-50；六月辛亥至癸丑、庚申條，頁1463-65。除了周瑩調職外，鄜延路副都部署石普也在六月十九日徙為并代副都部署，稍後鄜延路都部署知延州向敏中也調知河南府。

¹⁰¹ 曾鞏（撰）、陳杏珍、晁繼周（點校）：《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四九〈本朝政要策·兵器〉，頁656；章如愚（?-1196後）：《群書考索》，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後集〉，卷四三〈兵器〉，頁十五下至十六上；王應麟（1223-1296）：《玉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五一〈兵制·開寶弓弩院〉，頁五一上。秦翰查察軍器庫的年月，據曾鞏所記，是在「景德中」，章如愚則記在「景德四年」，而王應麟則明確記在「景德四年十月」。秦翰在是年三月前及十二月後均在西疆上奏，他應不在京師。

¹⁰² 《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二月丙申條，頁1510。關於北宋西北邊疆納質院的研究，以及宋政府對蕃部徵人質的原因，可參閱任樹民：〈北宋西北邊疆質院、御書院略考〉，《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頁114-18；陳金生：〈北宋向吐蕃徵質及其原因探析〉，《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頁26-29。

真宗翌年(1008)改元大中祥符，在王欽若、丁謂(966–1037)等主導下，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東封西祀的天書鬧劇。真宗決定這年十月往泰山封禪。四月初五，真宗命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參知政事趙安仁並為封禪經度制置使，首席內臣宣政使李神福相度行營道路，籌備東封事宜。初八，又委親信內臣皇城使劉承珪與龍圖閣待制戚綸(954–1021)、崇儀副使謝德權(?–1010後)計度封禪發運事。十六日，再命劉承珪及入內副都知藍繼宗在皇城西北天波門外建造昭應宮以奉天書。¹⁰³擾攘多月，到九月十二日，真宗在出發前，又特委殿頭高品周文質提舉陝西賊盜事，並諭他便宜控制關右或乘機起事的情民，還准許他有警急時，可以調用鄜延及鳳翔守兵。這時秦翰請求扈從真宗東封泰山，但真宗不許，並下手詔諭以西邊委任之重。十月，真宗登泰山封禪。隨駕的高級內臣計有李神福、李神祐和藍繼宗等。十二月十七日，東封事畢，群臣覃恩陞遷。十八日，真宗又特增宣慶使一職以酬獎隨駕有功的宣政使李神福。其他有功的內臣，劉承珪、張崇貴及秦翰均自皇城使遷昭宣使，稍次一級的張繼能加東染院使，藍繼宗加供備庫使。¹⁰⁴總之，真宗這次東封，動用大小內臣多人，不論隨駕與否，均覃恩受賞，人人陞官，比起秦翰等當年血戰沙場，功勞要來得容易多了。

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初三，真宗進一步確定中下級內臣的職稱：入內內侍省內供奉官為內東、西頭供奉官，殿頭高品為內侍殿頭，高品為內侍高品，高班內品為內侍高班，黃門為內侍黃門，共六等，並冠上本省之號。初補職的稱小黃門，經恩遷補的為黃門。內侍省的供奉官、殿頭、高品、高班、黃門都依照入內內侍省的制度。就在內臣制度確定的翌日(初四)，宋宮的內臣管理層卻來一次大換班：入內內侍省都知李神祐和石知顥，入內副都知張景宗及藍繼宗四人罷職。肇因東封覃恩，內臣不論扈從登山或不登山及不在從祀之列的，真宗都命李神祐等按其勞績而遷敘。入內供奉官范守遜、史崇貴、皇甫文、張廷訓初時並遷內常侍，但他們卻多次向真宗泣訴李神祐等論功不公。真宗大怒，將四人停官，也盡罷李神祐四人都知、副都知職，改任先前佐曹利用(971–1029)平定宜州(今廣西河池市宜州市)之亂有功的張繼能為入內內侍省副都知，代掌省事。¹⁰⁵眼見內臣的管理層出現人事問題，真宗大概這時已開始考慮召還在外的兩省都知包括秦翰及張崇貴等回朝掌管省

¹⁰³ 《長編》，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辛卯至戊戌條，頁1530–32；四月丙午條，頁1534。

¹⁰⁴ 同上注，卷七十，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己巳條，頁1562；十二月癸卯至甲辰條，頁1581；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己卯條，頁1590；《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李神福、李神祐、劉承規、秦翰、張崇貴、張繼能〉，頁13606–8、13613、13622；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3。

¹⁰⁵ 《長編》，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己丑至庚寅條，頁1593；《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李神祐、張繼能、石知顥〉，頁13607、13621–23、13626。張繼能在王均之亂被重譴流儋州，景德二年遇赦還京。景德四年，宜州軍校陳進作亂，真宗命曹利用率兵平亂，張繼能從征立功。

務。本來張崇貴在是年上言以離鄉日久，請歸葬父母。真宗於是將他自鄜延召還。張崇貴返京師後，表示願意留在京師供職；但真宗權衡利害得失，覺得繼續由熟悉邊要的張崇貴鎮守鄜延較好。在是年十二月十六，張以昭宣使、誠州團練使、內侍左右班都知擔任鄜延路都鈐轄並提舉榷場。真宗又許他每年來京師奏事，別賜公用錢二百萬以寵之。¹⁰⁶

真宗留張崇貴在西疆，召秦翰回朝執掌入內侍省。大概真宗考慮有曹瑋在環慶一路，就放心調回秦翰吧。秦翰回朝的年月不詳。首席內臣宣慶使李神福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逝世，真宗很有可能就在此時召還秦翰，執掌宮中事務，兼任群牧副使。四月初二，駙馬都尉石保吉卒於京師豐義坊私第，真宗派遣秦翰半夜出宮，護理石的喪事。¹⁰⁷

這年八月初二，真宗繼東封後，又準備西祀汾陰(后土所在，今山西運城市萬榮縣榮河鎮西南廟前村北古城)。他命知樞密院事陳堯叟主其事，參預其事的內臣有昭宣使劉承珪、西京左藏庫使張景宗(?-1022後)及供備庫使藍繼宗：劉任計度轉運事，張景宗與藍繼宗負責修行宮及道路。有鑑於李德明又率部出大里河築柵，而蒼耳、平興、永平界蕃部又相劫殺，恐怕西邊不寧，真宗在同月十二，將前徙往鎮定路的曹瑋調回涇原路。再因張崇貴的上奏，真宗同意在鄜延、環慶及涇原路增加兵馬，確保西祀汾陰時西疆不出亂子。真宗仍然放心不下，因夏州屬戶擾亂邊境，他在八月十九日差派秦翰在齎詔書及茶藥往汾陰慰勞陳堯叟等後，順道前往西邊巡察。秦翰獲得調兵全權，真宗詔命鄜延、環慶、涇原路部署司配合，得到秦翰移文便立即發兵接應。同月廿二日，真宗命秦翰為河西兵馬鈐轄，前往河西。秦翰抵達，蕃落安堵如舊，秦乃令各路宋軍不必出師。任務完成後，秦翰返回汾陰行在，迎接真宗到來。十二月二十四日，真宗命簽署樞密院事馬知節(955-1019)為行宮都部署，客省使曹利用及秦翰以及入內都知鄧永遷(?-1014)等並為行宮使。¹⁰⁸

大中祥符四年(1011)正月廿三日，真宗從京師出發赴汾陰，二月初九抵河中府，十七日抵汾陰祀后土。十八日以大禮成，大赦天下，文武百官俱獲陞遷。秦翰

¹⁰⁶ 《長編》，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丙申條，頁1644-45；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七月乙未條，頁1681；《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張崇貴〉，頁13619。據《長編》所載，大中祥符三年七月擔任鄜延路都鈐轄的還有宿將李繼昌。

¹⁰⁷ 《長編》，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三月癸卯條，頁1660，四月壬子條，頁1662；《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李神福、秦翰〉，頁13613；《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三之四〉；《全宋文》，第5冊，卷一九九〈李宗諤·石保吉神道碑〉，頁438-39。秦翰當時的全銜為昭宣使、入內侍省內侍都都知、恩州刺史。又曹瑋擔任環慶路鈐轄，直至大中祥符三年三月才徙往鎮定路。

¹⁰⁸ 《長編》，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八月戊申條，頁1682；八月戊午、癸亥條，頁1684；八月己丑條，頁1686；《宋會要輯稿》，〈禮二十八之四十四、四十八〉、〈職官四之三十九〉。秦翰任行宮使所帶職銜仍為入內都都知，位在鄧永遷之上。

從西邊抵行在，真宗在是年正月十五日，再命他都大提舉行在御廚、翰林、儀鸞司。凡行在諸司細務，真宗悉令秦翰裁決，不須覆奏。四月初一，真宗一行返抵京師。廿三日，真宗行正月壬戌赦書之賞，秦翰加領平州團練使。¹⁰⁹

這年五月二十，真宗任命內客省使曹利用為鄜延部署，取代老病的李允正。八月，久守西邊的內臣張崇貴卒於鄜延路都鈐轄任上。¹¹⁰這次真宗大概以曹瑋及曹利用均在西邊，就沒有再調動年已花甲的秦翰出守西邊，代替張崇貴。

大中祥符五年宋宮最大的兩宗盛事，首先是真宗最寵愛的劉修儀（即章獻劉太后，1022–1033攝政）在五月十一日被冊為德妃，同年九月真宗諮詢宰執大臣的意見後，於十二月二十四正式冊劉德妃為皇后。¹¹¹另一件大事為十月八日，真宗君臣又稱夢見神人傳玉皇之旨。同月廿四日，所謂趙氏始祖的聖祖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於延恩殿，並授真宗天書。廿五日，真宗大赦天下。閏十月初三，真宗命王旦等五名宰執大臣往太廟躬謝祖宗，展開真宗第二輪東封西祀的序幕。¹¹²在這兩宗宮廷大典中，身為入內內侍省主管的秦翰沒有記載他有何特別的表現，大概只是依真宗之意辦事，沒有得到特別的嘉獎。相較之下，最得真宗寵信的首席內臣宣政使、應州觀察使劉承珪，在這年十二月初一，因修玉清昭應宮有功，獲真宗恩授特置的景福殿使，並加官為新州觀察使。¹¹³

這裏值得一談的，是秦翰擔任入內內侍省都都知的管理成績。從下面幾件事情看來，他馭下似乎恩多而威少。好像在大中祥符五年二月，他便為手下求恩轉官職。以他為首的入內內侍省上言，請將前行費遜依從陳瑩的前例轉職。真宗表示陳瑩是太宗任開封府尹時的日宅庫前行，故此特補為殿直，費遜不應援引此例。真宗並且申誠，入內內侍省只有前後行曹司名目，以後不得別置勾押官。秦翰這次為手下求陞遷，沒想到會遭到拒絕。¹¹⁴秦翰馭下不嚴，這一年後半年他的手下連續發生

¹⁰⁹ 《宋史》，卷八〈真宗紀三〉，頁147–48；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3；《長編》，卷七五，大中祥符四年四月甲子至丙寅條，頁1720；《宋會要輯稿》，〈禮二十八之四十九〉、〈職官四之四十一〉。

¹¹⁰ 《長編》，卷七五，大中祥符四年正月甲午條，頁1708；五月癸巳條，頁1722；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六月甲子條，頁1727；《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三之四、五〉；《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張崇貴〉，頁13619。《宋史·張崇貴傳》、《會要》及《長編》卷七五大中祥符四年正月甲午條注均以張崇貴歿於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但不知為何，《長編》卷七五大中祥符四年六月甲子條，卻記張崇貴子張承素向真宗請求為其亡父立碑，似乎將張崇貴逝世繫於是年六月。

¹¹¹ 《長編》，卷七七，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戊寅條，頁1765；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條，頁1786–87；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丁亥條，頁1810。

¹¹² 同上注，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閏十月丁卯、己巳條，頁1797–1800。

¹¹³ 同上注，十二月甲子條，頁1806–7。

¹¹⁴ 同上注，卷七七，大中祥符五年二月丙寅條，頁1758。

幾宗違法被責事件：首先是九月，高班朱咸因違制與富民飲食，被杖責並發配為西京內品。十一月，內侍楊懷恩被指妄言家婢搬弄讒言，弄至父母有意分居。真宗以他生事，將他責配唐州（今河南南陽市唐河縣）。稍後，又有人投訴入內內侍省遣親事卒伺察倉廩，乘機向管事者索取財物。真宗得報即下令開封府捕劾，予以嚴懲。¹¹⁵秦翰作為入內內侍省最高的主管，手下內臣犯法，他實難辭管治不嚴的責任。大概有見他治軍較治省事稱職，真宗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三月，親撰〈內侍箴〉一篇賜兩省長官閻承翰及秦翰等。閻承翰上表請刻石本省，相信秦翰也會在入內內侍省內照辦。¹¹⁶

這年七月，真宗寵信的首席內臣景福殿使劉承珪病卒，¹¹⁷秦翰依次成為名位最高的內臣。同月二十七日，真宗接受群臣請求，同意不日駕幸亳州（今安徽亳州市）謁太清宮。八月初一，真宗下詔以來春親謁亳州太清宮，祭祀老子以下道教諸仙。初二，以參政丁謂為奉祀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陳彭年（961–1017）副之；另仿效祭汾陰之制，差派各使負責各種準備工作。¹¹⁸劉承珪故世，祭祀太清宮而由內臣負責的工作，就落在秦翰的肩上。《宋史》秦翰本傳輕輕一句「奉祀亳州，掌如汾陰」，¹¹⁹容易教人忽視這其實是一件不易為的苦差。

這年十月十六日，龍圖閣待制孫奭（962–1033）上疏反對真宗再祠太清宮，但改變不了真宗的決定。十二月初九，真宗任命出巡後京師及大內的留守職務：兵部尚書寇準權東京留守，位次於秦翰的內侍都知閻承翰為都大管勾大內公事。十二日，真宗再委出扈從的官員名單，內臣扈駕的除入內都都知的秦翰外，還有入內都知鄧永遷，二人並為行宮使。此外，尚有洛苑使張景宗、內侍右班副都知竇神寶負責整肅行在禁衛，另外入內副都知張繼能也命為天書扶持都監。真宗又特命秦翰與昭宣使趙承煦與樞密院諸房副承旨尹德潤提舉往來頓遞事。¹²⁰

¹¹⁵ 同上注，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九月壬申條，頁1784；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辛丑至癸卯條，頁1804。

¹¹⁶ 同上注，卷八十，大中祥符六年三月甲辰條，頁1820。

¹¹⁷ 同上注，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丙申條，頁1839；《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劉承規〉，頁13609；《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三之一〉。七月初六劉承珪以病求罷，同月卒。

¹¹⁸ 《長編》，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丁巳條，頁1843；八月庚申至辛酉條，頁1844。

¹¹⁹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3。

¹²⁰ 《長編》，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十月甲戌條，頁1850–51；十二月丙寅條，頁1854；卷八三，大中祥符八年七月丁丑條，頁1893；《宋會要輯稿》，〈禮五十一之四〉、〈職官四之四十一〉；《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閻承翰、張繼能〉，頁13611–12、13623；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3。《會要》詳細記錄寇準以下文武官員留守的名單，又記閻承翰的官職為內侍都知，而非《長編》祥符六年十二月甲寅條所記的入內都知（《長編》大中祥符八月丁丑條仍以閻承翰為內侍都知）。《宋史·閻承翰傳》記閻授入內都知在大中祥符七年以後，而《會要》記他在七年十一月卒時入內都知，可知閻在七年八月後曾〔下轉頁53〕

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十五日，真宗與以王旦為首的群臣從京師出發，廿三日抵亳州，廿七日從亳州啟程返京，至二月十日返抵京師，歷時前後近兩個月。三月十三日，真宗以奉祀之勞給丁謂以下進秩，但未載秦翰等陞遷的情況。¹²¹

六月二十一日，樞密使王欽若、陳堯叟因在平蠻有功的內臣王懷信賞功事上與樞密副使馬知節在真宗前爭執，三人全被罷免。真宗復用寇準為樞密使，召回知鎮州王嗣宗、鄜延都部署曹利用回朝擔任樞密副使，徙涇原儀渭鎮戎軍路鈐轄張繼能為鄜延都鈐轄，代替曹利用。當張崇貴卒，秦翰召入，張繼能成為真宗信任守西邊的內臣。¹²²

這年十一月，秦翰手下兩員入內都知閻承翰和鄧永遷先後逝世。¹²³秦在入內內侍省最得力的助手是真宗日漸寵信的入內押班周懷政，許多與天書奉祀有關的差使真宗都委他辦理。¹²⁴

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初一，真宗率群臣往復修的玉清昭應宮拜祀，並大赦天下，詔內外文武官任職滿三年者，有司考課以聞。¹²⁵這次是秦翰參預的最後一次大典。

四月十三日，秦翰又目睹寇準再被罷樞密使，寇的政敵王欽若及陳堯叟復任樞密使。¹²⁶這裏值得一談的是，文臣之間的鬥爭，秦翰都能置身事外，不像劉承珪那樣與王欽若及丁謂等狼狽為奸，被時人稱為「五鬼」。¹²⁷四月廿三日，榮王元儼宮失火，延燒至大內多處。真宗即命丁謂為大內修葺使，而以殿前都指揮使曹璨(950-1019)、馬軍副都揮使張旻及秦翰，並為同管勾修葺公事。秦翰在忙於修葺大內工作之餘，仍不忘本省的事務，特別是為手下爭取恩典。五月初一，他又上奏請權賜內臣端午節的時服，請求得到真宗批准。¹²⁸辛勤工作一月多，至六月初四，丁謂奏上真宗，大內諸殿修葺畢功。真宗還未賞功，秦翰卻在閏六月二十日，在內庭之廡所

〔上接頁52〕

遷入內都知，並非《長編》卷八一所記在六年十二月已遷官。真宗還委任內臣崇儀使藍繼宗、入內押班周懷政、內殿崇班周文質同管勾大內公事，為閻承翰之佐。

¹²¹ 《長編》，卷八二，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壬寅至二月辛酉條，頁1862-65；三月戊戌條，頁1867。

¹²² 同上注，六月乙亥條，頁1882-83；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乙未條，頁1902；《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張繼能〉，頁13623。

¹²³ 《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三之五〉。

¹²⁴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周懷政〉，頁13615；《長編》，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壬戌條，頁1906；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正月丁酉條，頁1914。

¹²⁵ 《長編》，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壬午條，頁1911。

¹²⁶ 同上注，四月壬戌條，頁1922-25。

¹²⁷ 同上注，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條，頁1788。

¹²⁸ 同上注，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申條，頁1927；五月辛巳條，頁1928；《宋會要輯稿》，〈瑞異二之三十二〉、〈方域一之十三〉；《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3-14。

暴卒(似乎是中風),得年六十四。秦翰卒時的最高官位是昭宣使、平州團練使、入內內侍省內侍都都知。¹²⁹

真宗聞知其死訊,甚為悼惜,為之泣下,特贈他貝州觀察使,賻襚加等。大內修竣完全畢功,真宗又賜秦翰家人襲衣和金帶。大中祥符九年正月十四日,再加贈他彰國軍節度使。真宗又命翰林學士楊億為秦翰撰寫碑文,可惜碑文未有傳世。¹³⁰

秦翰有內臣養子一人,名秦懷志,官至內殿崇班。懷志生平事蹟不詳,《宋會要》錄有他兩條事蹟,其一是記在乾興元年(1022)十一月,宗正寺上言當時官入內供奉官的秦懷志自陳,先前奉差勾當后廟兼充本廟宮闈,今已秩滿,就請乞酬獎。詔特與遷一資。大概秦懷志這時遷官內殿崇班。其二是記在天聖元年(1023)七月二十四日,秦懷志以內殿崇班,與白仲達奉命修築新舊城牆。¹³¹

結 論

被視為宋初內臣楷模的秦翰,從太平興國四年參預對遼滿城之戰,到大中祥符三年召回京師執掌禁省,除了數次短暫奉召回朝外,前後在西北兩邊三十多年。他身經百戰,屢立戰功,不愧為宋初的內臣名將。秦翰自入宋廷以來,即得到太宗,特別是真宗的賞識,死時真宗且為之泣下。真宗對宰相王旦公開表揚秦翰,稱許他許多優點,包括「盡忠國家,不害人,亦不妄譽人」,所以秦翰每有陳奏,都得真宗重視。真宗又對王旦言及秦翰在太宗朝,曾自薦捨命前往刺殺李繼遷,故太宗已甚欣賞其忠。真宗又提到秦翰守邊,邊臣有驕傲自任,難與人謀事的,秦翰都能馴服,因他對人推誠坦直,言無枝葉,所以眾人都願意聽從他的意見。真宗尤其欣賞他的為人,是當劉承珪死時,秦翰為劉說話,指出因為劉做事不避眾怨,故此與他不和的人,就會在他死後加以謗言,他請真宗不要聽信這些不實言詞。本來真宗就深深寵信劉承珪,聽了秦翰為劉辨解的話,就更加嘉許秦是不可及的長者。¹³²

王旦也對秦翰有很高的評價,而不是單純為附和討好真宗。王旦的看法大概可以代表當時士大夫對秦翰的評價。王旦稱許秦翰「廉謹謙下,人多推其長者」,又指當年雷有終在西川平定王均之亂時,與上官正和石普不和,全賴秦翰為之調解,不

¹²⁹ 《長編》,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六月壬子條,頁1931;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戊戌條,頁1939;卷一三二,慶曆元年五月壬戌條,頁3124;《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頁13614。宋廷在仁宗慶曆元年五月壬戌,將入內內侍省內侍都都知的班次比景福殿使。秦翰在世時,他仍位在帶景福殿使如劉承珪之下。

¹³⁰ 《長編》,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戊戌條,頁1939;《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二之十五〉、〈儀制十三之五〉。

¹³¹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傳〉,頁13614;《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十之四〉、〈方域一之十三〉。

¹³² 《長編》,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戊戌條,頁1939。

然就會出事。王旦的至交楊億對秦的態度，也反映當時文臣對秦翰的敬佩。當楊奉命為秦翰撰寫碑文，就以秦翰廉潔，不畜家財，而不收取應得的筆金，以示尊敬。¹³³仁宗慶曆元年(1041)五月，秦翰死後二十六年，左正言孫沔(996–1066)因論內侍別立主司的問題，而談到真宗當年立「內臣箴」的意義。孫特別引述「是以先朝秦翰等數人履行端謹，節義深厚，心皆好善，意不害人，出則總邊方之寄，歸則守內庭之職，俾之兼領，亦不侵官，止守使名，終無殊命」。在孫沔的眼中，秦翰無疑就是文臣心目中的內臣典範。¹³⁴

秦翰在武人當中也享有很高的評價。一方面秦翰個儻有武功，有方略。他一生戰鬥勇猛，負創四十九處，群帥都推崇他勇敢。另一方面，如上面所引真宗和王旦對他的看法，他個性溫良謙謹，待人以誠，從來不以欽差中使監軍的身份欺壓諸將，故此群帥有剛狠不和如上官正、石普等，秦翰都得到他們的信任及歡心，而聽取他的調解。更重要的是，秦翰善待部下，輕財好施，所得俸賜多均給將士外，又能與將士同甘苦，故此能得眾心，樂為所用。據稱他逝世時，禁旅有泣下的。¹³⁵

秦翰與內臣關係也很好，除了上文提到他為劉承珪辨謗外，他長期擔任入內侍省的長官，一直都為屬下謀求恩典。當然，他的管理不無寬鬆之嫌。

從君相、文臣、武臣以至內臣眼中去看，秦翰無疑是教人敬佩的模範內臣，他能文能武，在沙場奮勇殺敵，負傷累累；在內廷辦事，克盡厥職，而本人輕財好施，廉謹奉公，並保護同僚，照顧下屬。更重要的是，他雖然身居高位，卻像比他資歷稍次的內臣藍繼宗一樣，明智地從不介入文臣間的權爭。當然，這也由於他長期鎮守邊疆，可以置身事外。

過去學術界討論宋代內臣參預軍事的問題時，已提出宋室君臣殷鑑唐代的教訓，而對內臣採取既使用又防範的策略。秦翰的個案讓我們看到真宗君臣的具體做法：內臣可以帶兵，甚至出任都鈐轄的高級兵職，但絕不委以禁軍任何軍職。正如孫沔所說，他們「出則總邊方之寄，歸則守內庭之職」。另外真宗也不會讓內臣獨攬

¹³³ 同上注。楊億擬辭卻秦翰家所贈金，真宗不許，仍要楊億接受，時論都稱美楊億。

¹³⁴ 《長編》，卷一三二，慶曆元年五月壬戌條，頁3125–26；趙汝愚(1140–1196)(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六一〈百官門·內侍上〉〈孫沔·上仁宗論都知押班不可升於閤門引進之上·慶曆元年上〉，頁668。

¹³⁵ 《長編》，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戊戌條，頁1939；《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傳〉，頁13614；《東都事略》，卷一百二十〈宦者傳一百三·秦翰〉，頁二下(總頁1852)。本文的一位匿名審稿人提出，好像秦翰這樣的內臣之成為名將，當有其特殊性，例如他可以調和將領之間的矛盾等，也許出於他這樣特別的身份的作用。審稿人建議筆者應進一步探究。筆者同意審稿人之意見，事實上秦翰以內臣而從征，無論他帶都監或鈐轄的職銜，實在都有欽差、監軍的身份。這都是諸將所認識的，只是秦翰從沒有擺出欽差或監軍的架子而已。

一方兵權，不像乃父一樣，委任王繼恩作為平叛的主帥。在真宗一朝，秦翰、張崇貴、韓守英、閻承翰、張繼能等都被任為西北各路都鈐轄；但真宗同時委任其他武將為本路的都部署、副都部署、部署以分其權。這在制度上保證內臣統兵不會尾大不掉。南宋人林駟(?-1232)在評論本朝宦官制度時，便說：「國朝懲五季閹宦橫肆之弊，不典兵，不預政，子孫守之，永為家法。舊制內臣將命于外，不預公事，此不使之預政也。舊制宦官專任本職，不得典衛，此不使之典兵也。」¹³⁵而在人事上，真宗君臣所用的統兵內臣，除有武幹外，還多是安份守法的人，即孫沔所謂「履行端謹，節義深厚，心皆好善，意不害人」的人。為此，真宗也就用人不疑，好像秦翰和張崇貴等，便被長期委任鎮守西疆，擁有處理對西夏李德明及蕃部的剿撫事宜的大權。從內臣參預軍事的效果來說，真宗一朝大體上是成功的，秦翰、張崇貴、周文質等人在對遼夏戰爭屢建功業的事例即為明證。

制度與人事是我們評估宋代內臣參預軍事成效的兩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內臣兩省制度在真宗一朝正式確立，真宗本人並親撰「內臣箴」，加強內臣的管理。在良好的內臣管理制度之下，加上真宗君臣謹慎選任兩省主管人選，宋初就不乏秦翰這些德才兼備的良閹。宋初沒有重蹈唐代覆轍，一方面與宋初君臣任用內臣帶兵時，能清醒地加以控制與防範有莫大的關係；另一方面，宋初君臣有意識地樹立以秦翰等為代表的內臣模範，也產生良好作用。宋初建功立業的閹將頗不乏人，宜乎多作個案研究以發明之。¹³⁶

最後，筆者也擬就秦翰的個案，對宋代內臣的「文宦」與「武宦」的界定作一點補充。誠如上文所引孫沔的說法，像秦翰這類「武宦」是「出則總邊方之寄，歸則守內庭之職」。即是說，他們在外時，會被委以一方的兵職；返回朝廷時，就會重掌原本所帶兩省的職責如都知、押班一類。前者只是臨時差遣，後者才是本職。至於「文宦」，他們的本職一樣是「守內庭之職」。他們有別於「武宦」的地方，則是在宮廷外的臨時差遣，多是修建陵墓、監修書刊、營造殿堂以至監臨地方酒稅這一類些非軍事任務。另外，這些「文宦」多半較有文才而少有武幹。

¹³⁵ 林駟：《古今源流至論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宦官下〉，頁六下。

¹³⁶ 關於筆者所提出在真宗一朝，建立了良好的內臣管理制度，從而選拔了好像秦翰這樣的「內臣模範」的論點，本文的一位匿名審稿人建議筆者「略增加一些關於反面例證的說明」。筆者完全同意，未來當會選擇與秦翰不同的「反面例證」加以論述。

On the Military Career of Qin Han, a Senior Eunuch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Abstract)

Koon-wan Ho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ilitary career of Qin Han 秦翰 (952–1015), a senior eunuch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He served as the field commander in the northern and western borders against the Liao 遼 and Xia 夏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 Song Taizong 宋太宗 (r. 978–997) and Emperor Song Zhenzong 宋真宗 (r. 997–1022), where he made significant merits in various great battles, including the Battle of Chanzhou 澶州之役 in 1004 which resulted in the signing of the Peace Treaty of Chanyuan 澶淵之盟 between Song and Liao.

He was greatly trusted by his masters. Because of his loyalty and bravery in the battlefields plus his highly satisfactory service in the palace, he was subsequently promoted to the newly created post of Principal Director of Inner Bureau of Eunuchs 入內內侍省都都知, the chief eunuch in the Song palace in 1007.

In the eyes of his contemporaries, Qin Han was a model eunuch. On the one hand, he was humble and obedient to his masters,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 was generous and lenient to his subordinates and soldiers.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he was not involved in any kind of factional strife among the civilian officials of the Song court.

The case study of Qin Han confirms the fact that the Song rulers, particularly Emperor Zhenzong, who learned the lesson from the negative experiences of the Tang court, were both cautious and skilful in managing the eunuchs, making sure that they only served as their tools to control the army and that they would not pose any threat to the imperial rule.

關鍵詞：秦翰 宋太宗 宋真宗 澶州之役 澶淵之盟 入內內侍省都都知

Keywords: Qin Han, Emperor Song Taizong, Emperor Song Zhenzong, Battle of Chanzhou, Peace Treaty of Chanyuan, Principal Director of Inner Bureau of Eunuchs

